

229
卷一-4

獺

世界
叢書

皮

德國豪布陀曼著

楊丙辰譯



書 叢 界 世

皮 獺

著 原 曼 陀 布 豪 國 德

述 譯 辰 丙 楊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DER BIBERPELZ

BY

G. HAUPTMANN

Translated by

YANG PING CH'EN

1st ed., Feb., 1926

Price: \$.45,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五年二月初版

世界
叢書
獺 皮一册

原著者 德國豪布陀曼

譯述者 楊丙辰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廈門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費陽 張家口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譯者序

格爾哈得豪布陀曼(Gerhart Hauptmann)是德國現代最大的自然派文學家(Naturalist)。他的聲望的隆盛和他的著作在社會中所收的效果，都是令人至可駭異的。他的十四部戲劇先後僅在德都柏林雷興劇館及德意志劇館(Das Deutsche und Das Lessing-Theater in Berlin)十年間竟演至一千一百六十九晚(每年折合一百一十七次)而在歐戰前三年間他所獲的報酬竟達七百萬馬克(折合我國銀幣約三百五十萬元)金錢上的效果，雖未足爲文學的價值的佐證，並且在德國雖很有一派批駁自然派文學(Naturalismus)的議論，但是豪氏卻是個有真正文學的精神和不朽的價值的文學家。因此德國來布其大學(Die Leipziger Universität)及英國牛津大學(The University of Oxford)都授他榮譽博士的學位，並且一千九百一十二年他還得到了瑞典的諾貝爾獎金(Nobelpreis)。

豪氏爲德國東南部什來沁省(Schlesien)的人。他生於西歷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十一月

十五日；今年已經六十一歲，然而仍在奮力著述。他幼年的時代曾入美術學校，並且還同他的長兄嘉爾（Karl）到德國東北部之耶拿大學（Die Universität zu Jena），從大生物學兼大哲學家赫克爾（Ernst Haeckel）聽過自然科學的講演。他畢業後作長期之旅行，漫遊歐陸各國，一直到一千八百八十八年他遷居德都柏林後，纔開始了他文學上的生活。

他最喜歡研究戲劇，所以他一生的主要著作盡是戲劇。他初期的戲劇作品純屬自然主義。但是他那橫溢英發的天才卻時時都在搜索新價值，不肯死守一隅，所以一千八百九十二年他的最大傑作自然派戲劇「織工（Die Weber）」出版之後，跟着就有一部依然最大的傑作惟心派戲劇「沉鐘（Die versunkene Glocke）」出版。不過他的惟心派作品也是很帶有自然派的色彩的，所以他就終究脫不了「自然派詩人」的定評了。

他的自然主義很受了法國的梭拉（Emil Zola）及挪威的易卜生（Henrik Ibsen）的影響，但是比較起來，卻還各有根本上不同之點。梭拉的作品中所描寫的是可為社會中一種階級或一種職業的模型人物，易卜生與他正相反，專去注重那各個人物的不同心理，並且還超出了

自然主義的規則，把自己的道德觀念混入了作品之中。豪氏的作品有一部分也是描寫一種階級或一種職業上的橫型人物的，有一部分卻是描寫個人的心理的。但是他的作品尚更有超越梭氏及易氏的一點，就是他的作品中都流露一種深表同情於那社會中受苦痛的和被壓迫的份子的悲憫精神。我們讀了他的書，或看了他的排演的戲劇，就要覺得好像是有個人來替我們伸訴我們在社會中所受的種種冤屈苦痛的似的。所以他的作品尤其是能感動人，尤其是能使人折服的。他在社會中所收的巨大效果，恐怕這也是其中的一大原因。對於他這一種的悲憫精神，在德國還有一位馬珊（Tochim Hans Marschan）學者，竟特特的著書把他那哲理的美感方面（Philosophisch-ästhetisch）很痛快的發揮了一番。他的書原名：Das Mitleid bei Gerhart Hauptmann（格爾哈得豪布陀曼著作中之悲憫）是一千九百一十九年在柏林出版的。

我現在所譯的這部獭皮（Der Biberpelz）是他在一千八百九十三年所出版的一部四幕描寫個人心理的自然派趣劇。這是他所著的一切趣劇中最受批評界的推許及社會上的歡

迎的名作。他的目的，是要藉這部戲劇諷刺當時普路士國 (Preussen) 一般心目中只知有皇帝而不知有百姓的官吏的愚蠢和專橫；但是他把劇中的諸色人物都寫得這樣的深刻酷肖，並且他們的口角這樣的靈活俊逸，真有呼之欲出，恍然紙外遇之之況。因此德國現代的文學史中不僅說他是一部最佳的自然派戲劇，抑且推他爲一切最優美的趣劇中的一種哩。他這一部戲劇還有一種獨到的精彩，就在他是一種「自然派的趣劇」因爲文學中的自然主義，向來都爲自然派的代表者所視爲只能適宜於描寫社會中悲慘醜惡的自然狀況，而不適宜於諷諷諧謔的文體。但是豪氏居然辦到這一步，並且還收了最優良的效果，所以世人就不得不以特別的價值目之了。

翻譯這部戲劇時，有兩種情形是我覺得應當特別注意的：一是劇中那一部分的柏林土語 (Berliner Dialekt) 一是劇中那宗德國下流人民慣用感嘆詞的口吻。柏林土語是與通行德國全國的高等德文截然不同的，所以僅懂高等德文，譯這部書，就免不了要大感困難了。幸而我在柏林求學的時代，曾留心到這一層，所以還不致於未曾了解原文，憑空盲譯。至於那宗下等

人慣用感歎詞的口吻，我覺得這是我們爲顧全原作的自然派描寫社會中的自然狀況的精神起見，應當在譯文中保存的；所以我把那些「哪」「唛」「啊」「哪嗶」等等感嘆詞俱一字不遺的譯了出來。并且我還是更進了一步，力求保全原作完全的精彩，所以始終採取直譯的方法，把那免不了難以令我們了然的地方，都附表解釋於後。不過我雖是用的直譯方法，但是我卻力避佶屈聱牙的弊病，抱定「字順，句順，文氣順」的宗旨去直譯的。這宗翻譯的結果如何，我很希望閱者的指正和贊助！

民國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楊丙辰於北京

劇中人物

封(一)魏漢 警察區長。

克律格 富翁。

菲瑟博士

菲力普 菲瑟博士之子。

莫太斯先生

莫太斯太太

窩爾夫太太 洗衣婦。

如流斯窩爾夫(二) 窩爾夫太太之丈夫。

鸞啼奈 窩爾夫夫婦之長女。

婀得爾黑德 窩爾夫夫婦之次女。

渥爾考夫 船戶。

格拉賽拿普 警署書記。

米得爾多夫 警吏。

地點 德國首都柏林附近之某處，

時代 七年問題之時代。(三)

第一幕

佈景

編小而頂格低矮，四壁以藍粉塗飾之。廚屋一間；左方窗一，右潦草釘成之板門一，與戶外相通；幕後部中間門一，但門扇已除去。——左方牆角內爲造飯之爐竈，其上據牆木架中置種種廚房用具，右方牆角內置櫓槳及其他船具；劈碎之木塊，卽所稱之爲劈柴者，亂積窗下爲一堆。舊廚凳一，踏凳數個，及其他等等什物。——由幕後部中間缺扇之門中則見有一第二室。此第二室中有墊高而褥被清潔之牀鋪一，靠牀壁上掛有價廉之照片在價值尤廉之木框中，並掛有名片式之頭面油畫及其他等等飾物。牀前置有軟木製成之圈椅一，圈椅靠牀。——時爲冬夜，月光滿天，廚屋內爐竈上置白鐵燭臺一，其上燭光輝煌。鸞啼奈窩爾夫坐爐竈前踏凳上，首臂伏竈臺上而眠。伊爲一十七歲之美貌黃髮女郎，身着下婢工作服裝。藍色印花洋布短褂之外胸前繫一毛製之厚罩裙。——幕方啟時舞臺上啞場約數秒鐘，然後似

聞有人欲自外面啟門之聲；但鎖內插有鑰匙，係自屋內置入者，故門終不得啟。於是搗門聲繼之而起。

窩爾夫太太（身體隱而不見，惟聞其自外向室內之呼聲）啊得爾黑德！啊得爾黑德！（室內寂

然；既而復聞自他一方面搗窗之聲。）你還不快開門哪！

鸞啼奈（夢中自語）不行，不行，我不能讓人家虐待我！

窩爾夫太太 開開門，女兒，再不開，我就要從窗戶內走進去了。（搗門聲益急，有如擊鼓。）

鸞啼奈（作醒覺狀）啊，是你呀，媽媽，我就來啦！（將門敞開。）

窩爾夫太太（肩荷口袋走入室內，見鸞啼奈陡作訝怪狀，不遑脫卸其肩上所荷之口袋，即行

發問）你到這裏來作甚麼？

鸞啼奈（睡眼迷離）晚安，媽媽！

窩爾夫太太 你是怎樣進了來的，唔？

鸞啼奈 哪，羊圈的棚上不是放着門上的鑰匙麼？（稍遲片晌。）

窩爾夫太太 你回家來到底是要作甚麼呢，女兒？

鸞啼奈 （作撇唇恚恨狀）難道我就不應當回家來看看你們了麼？

窩爾夫太太 哪，那可是真好，巴不得你能常常的如此！這纔是我真喜歡的哩。（令其肩上所荷

之口袋墜落地上。）你大概還不知道，夜已多深了吧？快出去，回你的主人家裏去罷！

鸞啼奈 若是我現在回去，到了那裏已經有點太晚了呢！

窩爾夫太太 所以你要小心了啊，曉得了沒有你瞧，你要不快走，可就要壞事了。

鸞啼奈 （作悲切欲泣及撇拗狀）我不到那些人的家裏去了，媽媽！

窩爾夫太太 （作驚異狀）你不去……（譏諷）哦，是啦，這纔是件完全的新聞哩。

鸞啼奈 哪，我就應當讓人家常常的虐待我麼？

窩爾夫太太 （正欲下手將口袋內所藏之死鹿取出）噢，克律格家中虐待了你這樣的個可憐

孩子竟致於也虐待起來了，不能——你不用拿這些話來糊弄我！一個女人是如同

名龍旗兵一樣的……！哪，(一)你倒是下手抓着那邊口袋的下頭啊！你大概總不能裝得更糊塗了吧？這你可徼倖不了！我可不能令你學着懶惰！(二人將鹿屍已完全取出，將其掛於門柱之上)現在我最後的一次勸告你……

鸞啼奈 我不到那些人的家中去了。我寧可跳入水中，也不去了，媽媽！

窩爾夫太太 哪，那您可別受了寒。

鸞啼奈 我去投水尋死！

窩爾夫太太 那您可別忘了叫我一聲，聽着！好讓我從你身後推一把，免得你——跳了傍邊去。

鸞啼奈 (大聲怒呼) 哪，難道我就應當受這份罪了麼？天天晚上向屋內收拾木頭，兩米打見方？

窩爾夫太太 (故作異訝狀) 那裏能彀這樣！叫你向屋內挖木頭沒有的事，竟拿這些話來誤賴

人家！

鸞啼奈 (繼續前言)……並且一整年纔二十塊噠啦的工錢！(二)還得把我的手凍得紅一塊

紫一塊的？並且還得餓餓受餓，連馬荅薯及青魚都不得一飽？

窩爾夫太太 那你還用多說糊塗的丫頭。給你鑰匙去，切麵包吃去罷，吃飽了，給我馬上滾，曉得
了麼！菓子醬在最高的那一格上放着哩。

鸞啼奈（由抽屜內取出麵包一大塊，且切且食）舒爾尊家的尤斯德，每年四十塊錢的工錢，並
且……

窩爾夫太太 你很很的拿着腦袋向牆裏邊撞罷！（三）總不能叫你在那裏待一輩子。你不是一
輩子雇給人家了。——就是走，也得等到四月一號。——四月一號以前，總得待在原地
點，不許你挪窩！——剛把聖誕節的賞錢揣在衣袋中，就要走道？真是好心眼！這可不時
興！——我在這些人家出來進去的，叫人家說這些好聽的話給我聽麼！

鸞啼奈 況且這點子襪褸的衣服叫我身上穿着？

窩爾夫太太 到了手的明煌煌的現錢，你大概全都忘了吧？

鸞啼奈 不錯，一個月共總纔六個馬克！（四）

窩爾夫太太 咦，錢是錢！多少都是好的！這可不許你嫌棄！

鸞啼奈 哪，若是我能賺得更多點呢？

窩爾夫太太 你麼？除非用你那張嘴去吹！

鸞啼奈 不是用嘴，是用縫衣的機器。我到柏林給人家縫衣服去。施得浩文家裏的愛彌蒞過了新年也去！

窩爾夫太太 看你敢同那個下賤的女子給我待在一齊！只用叫他落到我的手中！你瞧，（五）我不好好的給他這賴皮點起支蠟燭來！這大概就是你想中的進步了，不是麼？同着個少年的男子整夜的滿城裏胡跑亂逛？不成，女兒，我一想到這一層：簡直的就要把你打得躺在地下起不來——現在你爸爸回來了，你小心着罷！

鸞啼奈 若是爸爸打我，我就逃走；我到要瞧瞧，我可以到那裏去待着去。

窩爾夫太太 現在不用囉囉了！到羊圈中去把羊給我喂喂，他們的奶，今天還沒有擠呢。並且也別忘了給家兔抓一把乾草吃。

鸞啼奈（欲速行走出，但在門中適與其父相值，因向其父催促道聲：「晚安」遂自其身傍溜出。）

(如流斯窩爾夫，鸞啼奈之父，爲一造船之木匠，軀體長大，而神志昏聩，四肢懶懈，年事約四十三歲。——進屋內時，將其肩所荷之長櫓二隻卸下，置放牆角內，並將其他造船器具一併默然棄擲地上。)

窩爾夫太太 (向如流斯窩爾夫發問) 你逢見船戶愛彌爾了麼?

如流斯 (作哼聲以對)

窩爾夫太太 你不會說話麼? 到是逢見了，或沒逢見哪? 你轉過點身子來，嚐?

如流斯 (作極不悅狀) 可不是呢! 你只用再大點聲嚷嚷吧!

窩爾夫太太 你真是個大膽的漢子。連門都忘記給關上。

如流斯 (將門關上) 鸞啼奈又是怎麼回事?

窩爾夫太太 咦，甚麼事也沒有! 愛彌爾的船裝載了甚麼?

如流斯 無非是些磚瓦。還能有甚麼可裝載的?——這個孩子到底又怎麼了?

窩爾夫太太 是裝了半船，或裝了一船?

如流斯 (作暴燥激怒狀) 這個混賬丫頭到底是怎麼了?

窩爾夫太太 (聲色較之尤厲) 愛彌爾裝載的甚麼, 我要知道, 裝了一船或半船?

如流斯 噢, 可不是呢, 是一船。

窩爾夫太太 普斯得 (Pit), (六) 如良 (七) (陡作驚怖狀, 忙將窗板關上)。

如流斯 (默然驚視窩爾夫太太, 稍頃復低聲) 這大概又是里克斯村裏的那個年輕的管樹林的。
的。

窩爾夫太太 去, 爬到牀底下藏着去罷, 如良 (稍頃) 恨不能你不是這樣異常的愚蠢。一來就這麼大驚小怪的胡嚷嚷, 像個甚麼似的。你終究是不能曉得這樣的事情的。你教我一人來管這些女孩子們罷。這不是你的範圍以內的事, 是我的範圍以內的事。若是個男孩子, 那自然就不同了。那我也絕不來干涉你。各人有各人的範圍, 有各人的責任。

如流斯 既這樣, 可叫他小心了, 別照我的面。

窩爾夫太太 你大概是要想着把他打癱了, 纔好哩, 不是麼, 如良? 這你可乘早別打算! 你只不要

想，我能答應了你！我叫你把他給我打得不成個樣子。這個孩子也許就是我們的福氣。只要你對於這樣的事情在行。

如流斯 那可叫他自己瞧着到那裏去好吧。

窩爾夫太太 這可用不着操心，如良說不定你將來還要經點甚麼事情哩。總有那麼一天，人家住在那第一層的濶樓中，（八）我們去了，人家肯認識我們，就是我們的萬幸了。某密書向我說甚麼話來？你的女兒這樣美麗，若能現身舞臺，定是個出色的人物。

如流斯 既這樣，他就該到舞臺上去呀。

窩爾夫太太 你是沒有受過教育的，如良對於教育你連一點影子也沒有。若不是我，如良這女孩子們都成了什麼了？教育在現代是最主要的。但是教育可不是這麼一下子就能成功的。這到處都是一級一級的漸漸向前進行。暫且叫他先學習一種服務，然後就可以隨便到柏林去了。他現在太年輕，還不能登舞臺。（以上對談中已開室外過門聲數次，至是復聞）

婀得爾黑德（向室內之呼聲）媽媽！媽媽！快給我開門哪！窩爾夫太太將門敞開。婀得爾黑德走入室內。伊爲一十四歲之女學生，軀體細長，童面嫵媚，惟其眼神，天真已破，透露早年之墜落。爲甚麼不快快的給我開門，媽媽？我的手脚都凍僵了。

窩爾夫太太不用胡說八道的耽誤工夫啦。快把火爐中的火點着，你就不冷了。你在那裏待了這麼些時候？

婀得爾黑德我給爸爸取靴子去了啊。

窩爾夫太太你又在外邊待了兩點鐘的工夫了。

婀得爾黑德哪，若是我七點鐘纔出去的？

窩爾夫太太你七點鐘出去的，可說對了。現在差半點到十一點。你大概還不知道吧？你^{在外邊}待了二點半鐘的工夫，不算多，是不是啊？現在你且聽我說甚麼。若是你下次再這麼長久的工夫在外邊，或者甚至到那個滿身蟻蝨的非力次鞋匠那裏去——那你可小心他出點甚麼亂子。

婀得爾黑德 我大概只許整天的在家中跑着吧？

窩爾夫太太 你現在給我安靜了，看你敢再哽聲。

婀得爾黑德 若是我再到非力次那裏去一霎，那……

窩爾夫太太 你是不是要安靜了，我要知道。你來向我介紹那個非力次是不是啊？這個警區的助手不用誇口。他的手藝不僅是給人家縫破鞋。一個人若是已經坐了兩次監獄……

婀得爾黑德 這不是實話。都是捏造的謊言。他已經告訴我說過了，媽媽！

窩爾夫太太 滿村裏的人誰不知道，糊塗的丫頭！這是個真真正正的扯皮條的。

婀得爾黑德 他甚至還常到警察區長那裏去哩。

窩爾夫太太 哪，固然不錯。爲密探的事情。他還是個「逮奴擠阿忒」呢。（九）

婀得爾黑德 甚麼是「逮奴擠阿忒」？

如流斯 （由其先前所退入之側室內走出）嗚，我只用等着再聽見兩個字。（婀得爾黑德面色

陡變，默然下手向爐內點火。）

鸞啼奈 (走入室內)

窩爾夫太太 (已將鹿腹破開，取出心肝等物，交於鸞啼奈) 哪，快快的把他洗了出來！可別作聲了；稍一哽聲，就要打了。(鸞啼奈神色顯然懾斂，急速從事操作。姊妹二人，彼此低聲相語。)

窩爾夫太太 瞎，如良你在屋裏作甚麼呢？你大概又忘記了吧？瞎，我今天早晨還向你說的那塊木板已經掉下來了。

如流斯 到底甚麼木板？

窩爾夫太太 哪，你不知道？羊圈後面的那塊木板。昨天夜裏被風把他給颳下來了——你瞧，你還不出去把他給釘上，知道了麼？

如流斯 噢，明天早晨還有一天的工夫哩。

窩爾夫太太 哼！你到是真有見識！但是可惜家中不能令你開這個風氣。(如流斯口內作哼聲，走入室內。) 那裏拿起那把錘子來！這裏有釘子！你瞧着給我快點出去！

如流斯 你真是糊塗。

窩爾夫太太 (向其追呼) 渥爾考夫來了，應當出甚麼價錢？

如流斯 哪，十二個馬克總可以一定的了！(下)

窩爾夫太太 (作鄙棄不屑狀) 哦，十二個馬克！(稍頓) 這可快着點作罷，叫你爸爸回頭好吃飯。

(稍遲片晌)

婀得爾黑德 (注視鹿屍) 這是個甚麼東西，媽媽？

窩爾夫太太 是個好饒舌的長嘴老鸛！(鸞啼奈與婀得爾黑德大笑)

婀得爾黑德 老鸛？老鸛也有角麼？我已經知道了，這是隻鹿！

窩爾夫太太 你既知道，還要問個甚麼？

鸞啼奈 這是爸爸用鎗打來的麼，媽媽？

窩爾夫太太 這你可跑出去，滿村裏胡嚷嚷罷，好叫人家都知道：爸爸用鎗打死支鹿，是不是啊？

婀得爾黑德 那我可要加緊的小心哩。給他們知道了，找上門來，可不是玩的。

鸞啼奈 那個巡兵舒爾尊我不怕，他曾摸過我的下顎骨。

窩爾夫太太 他只用大大膽膽的來罷。我們沒有作甚麼犯法的事。若是一隻鹿受了鎗彈，死在荒郊裏，沒有人來發現他，那就只可給烏鴉吃了。是我們吃了，或是烏鴉吃了，都是一樣的免不了一吃：有甚麼要緊（稍遲片晌）現在你告訴我：叫你向屋內弄木頭麼？

鸞啼奈 可不是呢，在這樣的大寒天中！雨米打見方的一大堆木梢！把人都累得簡直的如同一隻狗一樣！晚上九點半纔能弄完！

窩爾夫太太 那麼這些木頭自然是還在街上堆積着的了？

鸞啼奈 在花園的門前面堆着呢。別的我不知道。

窩爾夫太太 哪，若是他們要把——要把那些木頭偷走了？明天早晨怎樣呢？

鸞啼奈 那我可不回去了。

窩爾夫太太 那些木梢是青的或是乾的？

鸞啼奈 都是這樣好的，乾透了的木梢——（開口欠伸，一次連續一次）哦，媽媽，我這麼利害的

疲乏。我天天得作這麼利害的苦工。（倒身坐下，疲乏萬狀。）

窩爾夫太太（默然片晌）隨你的便，今晚住在家裏罷。我已經略爲另作計較了。明天早晨再說吧。

鸞啼奈 我完全的不成個人樣了，媽媽。我身上的衣服都這麼空懸起來了。

窩爾夫太太 現在我給你睡覺去罷。到那間屋上頭去睡覺，免得你爸爸看見，又要鬧亂子。這樣的事情，你太不行了。

婀得爾黑德 爸爸說話老是這樣的野蠻。

窩爾夫太太 這正是因爲他沒有受過教育的緣故。你們兩個若不是我教育得好，也要是這樣的，（手持燒燭於竈臺之上，向鸞啼奈）你把那些東西拿來放在燭內罷。（鸞啼奈將洗淨之肉塊放在燭內。）好啦。這可去睡去罷。

鸞啼奈（向後室走去，將走入，而身體尙在望中時，回首向其母）媽媽！莫太斯先生自克律格的樓中搬出去了。

窩爾夫太太 他大概是沒給房租吧？

鸞啼奈 掐着脖子，架着肩膀，纔把他弄了出去了，克律格說。這他可把他給閹啦。他是個這樣說。詐奸猾的人。並且對於克律格先生老是這樣的傲慢。

窩爾夫太太 假使我像克律格先生那樣，我早就把他給閹啦，不能等到今日了。

鸞啼奈 因為克律格先生曾當過木匠，所以莫太斯纔常常這樣的輕視他。同菲瑟博士他也打了吵子。

窩爾夫太太 哪，誰同這位先生打吵子……！我可要知道知道。這家子人家連個蒼蠅都不肯欺服！

鸞啼奈 他再也不許到菲瑟博士的家中去了。

窩爾夫太太 你能到這家去，纔好哩！

鸞啼奈 那可真好，使用的女子都如親生的孩子一樣看待。

窩爾夫太太 並且他的兄弟在柏林作甚麼事啊，不是說在劇館中當會計麼？

渥爾考夫（已在堂外搥門數次，至是復啞嗓向室內高呼）勞你駕，到是讓我進來麼？

窩爾夫太太 哪，自然的，爲甚麼不讓你進來呀？儘管請到我們這鄙小的屋裏來罷！

渥爾考夫（走入室內，一斯普來河上之船戶，年齡約近六十，行走曲腰，蒼黃之鬚鬚繚繞兩頤及下顎，露出一飽經風霜之面容）祝你美善的晚安！

窩爾夫太太 你又是來欺騙你窩爾夫太太來了吧。

渥爾考夫 咳，這我可不敢嘗試！

窩爾夫太太 哪，不是欺騙，也沒有別的甚麼事。

渥爾考夫 這可是倒穿鞋，正與你說的相反！

窩爾夫太太 還有點東西！你有意思麼？——這裏掛着呢。哪到是真不小的一塊吧，怎樣？

渥爾考夫 叫如流斯很很的留點神吧。他們現在可是加緊的追踪跟尋起來了。

窩爾夫太太 你要出甚麼價錢，這是正經事。這一大套的胡說有甚麼益處！

渥爾考夫 我告訴你說吧。我自格林奧來。我在那裏確確切切的聽說。他們追趕費刺維羈，把他

打了好幾鎗，打得他一褲襠的小鎗子。

窩爾夫太太 你出甚麼價錢，這是主要的事。

渥爾考夫 (以手撫摸鹿屍) 我還有四隻鹿在那裏攔着呢。

窩爾夫太太 攔着四隻鹿，你那隻小船纔不沈底哩。

渥爾考夫 那可不能讓他沈底。沈了底，可要好看。但是怎麼樣辦哪，老得這樣的停泊着？我總得把這些東西弄到了柏林，纔能無事啊。現在斯普來河上行船已經就很艱受的了；若是夜間再一個勁的結冰，明天我的船就不用打算走了。那我就只好同我的船坐在冰塊中，等着人家來起賊吧。

窩爾夫太太 (主意顯然變更) 哪，女兒，快跳下去，到舒爾尊那邊去。說我問候他，請他到這邊來一趟，我有塊東西要賣於他。

渥爾考夫 我告訴你：我不買這塊東西了麼？

窩爾夫太太 我完全不問是誰來買我這塊東西。

渥爾考夫 我要買呀。

窩爾夫太太 咳，不打算真心要買的，乘早別伸手。

渥爾考夫 我買，我買！你要甚麼價錢吧？

窩爾夫太太 （以手捫鹿）這裏這隻鹿有三十磅重。足足的三十磅，我敢向你說這話。哪，婀得爾

黑德！你不是沒有在跟前！我們兩個人纔能僅僅的把他掛在這個釘子上頭。

婀得爾黑德 （其實並未在跟前，但伊會其母之意，遂作謊言）還說哪，我的骨節都很給扭了一

下子。

渥爾考夫 給十三個馬克，總可以賣了吧。我連十分錢，都不能賺。

窩爾夫太太 （故作非常之異訝狀；既爾復佯作已忘渥爾考夫之在眼前，似是方覺其尚未去，

因向其辭行者）謹祝一路福星！

渥爾考夫 哪，超過十三個馬克以上的價錢，我就不能出了。

窩爾夫太太 咳，你可算了罷！

渥爾考夫 我不能再多給了。我告訴你說。這還是我爲顧全我們的主顧起見，纔肯出十三個馬克哩。若是我說瞎話，上帝罰我！這樣真如同我在此處的站立。這次的買賣，我實在賺不了這樣多。若是我說十四個馬克，我就得賠本，吃一個馬克的虧。這我不管。讓你們瞧瞧我的好意。十四個馬克，你……

窩爾夫太太 算了罷，算了罷！這隻鹿我們賣得出去，連明天早晨就等不到。

渥爾考夫 哪，可別讓人家看見他在這裏掛着。那時就不能用錢來了解了。

窩爾夫太太 這隻鹿這裏，是我發現時已經死了的。

渥爾考夫 不錯，死在繩套之中，這是我相信的。

窩爾夫太太 你只不用這樣的胡亂敲詐着說話！這宗奸滑在我的眼前儼倖不了！都把東西拿到你那填不滿的喉嚨中，纔趁心哩，不是麼？爲一隻鹿，直把人累得斷了氣，一身的精力都用盡了。好幾點鐘的工夫得在那深雪中來回的踏，況且還冒着極大的危險，在那漆黑的夜間。這可真不是玩的。

渥爾考夫 我還有四塊攔着呢。若不然，我甚至要說十五個馬克了。

窩爾夫太太 不行，渥爾考夫，今天我們的買賣成不了。你盡管出去照顧別家去罷，我們爲一隻鹿千辛萬苦的過這裏的那個大湖，差一頭髮絲沒有過去，就牢牢的坐在了冰塊中。我們不能前進，不能後退，受莫大的危險。那麼到了現在還有甚麼不可以信手擲棄了的呢——

渥爾考夫 哪，你說你們吃苦受危險，難道我還能有所甚麼大財可發麼？這行船的事業本來也是一種不得已的舉動！然而偷運私貨又不是一種甚麼好的事情。若是你們跌到了裏頭，那我早就跌到裏頭去了。我吃這份苦已經四十年的工夫了。到了今天，我究竟落了點子甚麼？落了一身的骨節疼痛。若是我早晨一早起牀，就痛得我亂喊亂叫，如同一隻小狗一樣。我多年以來就想要置買一件皮衣，個個醫士都這樣的勸我，因爲我這樣的多病。但是我還沒有錢置買得起，窩爾夫太太。直到今天還不能，這樣真如同我在這裏站立！

婀得爾黑德（向其母親）你聽見了鸞啼奈的話麼？

渥爾考夫 哪，我再說十六個馬克吧！

窩爾夫太太 不行，辦不了十八個馬克！向婀得爾黑德你又說甚麼？

婀得爾黑德 克律格太太買了一件皮貨，差不多值五百個馬克，是件獺皮。

渥爾考夫 是件獺皮？

窩爾夫太太 誰買的呀？

婀得爾黑德 哪，克律格太太買的，爲克律格先生過聖誕節。

渥爾考夫 這個女孩子大概是在克律格家中作事的吧？

婀得爾黑德 不是我，是我的姐姐。我可不到人家裏去作事。

渥爾考夫 不錯，若是我能有這麼一件東西，纔好哩。我想這麼件東西，已經想得很久了。六十塊

錢啦，我也願意出。醫士的診視費及藥房的藥費，這一筆的費用，我道更願意拿出來買件皮衣。穿到身上，到還是個樂子。

窩爾夫太太 你只用到克律格的家中去走一趟罷，渥爾考夫。他或許把他那件東西送給你哩。

渥爾考夫 不能，老老實實的說，也不能。但是我已經說過：這樣的件東西到是我所很醉心的。

窩爾夫太太 哦，不錯，這樣的皮貨我還願意有一件哩。

渥爾考夫 到底怎麼辦哪？十六個馬克？

窩爾夫太太 十八個馬克以下不行。如良說過：十八個馬克以下不行。十六個馬克不許我照他的面。若是他拿定了主意，不用打算——（如流斯走入）哪，如流斯，你不是說過：十八個馬克麼？

如流斯 我說了甚麼？

窩爾夫太太 你大概又聽不明白了吧！你說過的：不能在十八個馬克以下。再少了，不許我賣這隻鹿啊。

如流斯 我說了麼……啊，這隻鹿啊。是！不錯！這總不能說是過多了吧。

渥爾考夫 （將錢取出，開始數算）這一下子可以成功了。十七個馬克，哪，對不對呀？

窩爾夫太太 你真是個詭詐的人。你一進門來，我就說：這個人一跨進了門限，登時家中就要上他的當的。

渥爾考夫 (將一身邊藏置，而捲爲一束之口袋展開) 現在你們快點幫着我向裏面裝罷。(窩

爾夫太太助渥爾考夫將鹿裝入口袋內) 若是你們聽見說有這麼件東西——我要說這件皮貨譬如。那麼六十塊——七十塊囉啦，我都能拿得出來，並且我也很願意花這筆錢。

窩爾夫太太 你大概是不正……我們怎麼能會得到這麼件皮貨呢？

一男子之聲音 (自外向室內高呼) 窩爾夫太太！窩爾夫太太！你還醒着麼？

窩爾夫太太 (一如室內各人俱猛吃一驚，因作張皇無措，屏息不敢高聲狀) 趕快都藏在一邊！藏在一邊，向裏間屋裏去！(將室內各人俱擁入後面屋內，并將屋門鎖起。

室外男子之聲音 窩爾夫太太！窩爾夫太太！你已經睡下了麼？

窩爾夫太太 (將燈先吹滅)

室外男子之聲音 窩爾夫太太！窩爾夫太太！你還醒着麼？（聞室外男子之聲音開始歌唱，漸漸

離去）朝霞——朝——霞耀映兮照我早亡——

鸞啼奈 這不過只是「朝霞」媽媽！

窩爾夫太太（傾聽片時，復將門輕輕敲開，側耳向外細聽。然後仍復放心鎖起屋門，並將燈光燃着，遂即又將後室內各人放入）這只是那個警吏米得爾多夫。

渥爾考夫 甚麼，魔鬼，你們可是真有好社交！

窩爾夫太太 現在你可走開罷，渥爾考夫。

姆得爾黑德 媽媽米諾吠叫起來了。（下）

窩爾夫太太 快點，快點，渥爾考夫！快點走罷！從後面穿過那個青菜園子。如良給你開門。去，如良，

開門去。

渥爾考夫 我已經說過：假使有這麼件東西，像這麼件獺皮——

窩爾夫太太 哪，自然的，只用走你的罷！

渥爾考夫 若是斯普來的河面不全給凍起來了，那我三——四天以內就可以自柏林轉回來了。我的船還停在那裏下邊。

柯得爾黑德 不是靠那座大橋麼？

渥爾考夫 就是我常常靠船的那個原地點。哪，如流斯，你前頭引路罷。（下）

柯得爾黑德 媽媽，米諾又吠叫起來了。

窩爾夫太太 （立竈臺前）咳，讓他吠叫去罷。——（聞有拖長之呼聲自遠而至：「撐過船來，把我渡過去！」）柯得爾黑德有人要過斯普來河，媽媽。

窩爾夫太太 哪，去罷，你爸爸在下邊的水邊哩。（復聞前呼聲：「把我渡過去。」）你把櫓給你父親扛去。叫他先把渥爾考夫放走了，再去渡別的人。

柯得爾黑德 （捐櫓下）窩爾夫太太忽忽獨自操作片晌。（柯得爾黑德復入）

柯得爾黑德 爸爸那下邊的船中已經有櫓了。

窩爾夫太太 這麼晚，誰還要過河？

媯得爾黑德 我想，這是那個討厭的莫太斯，媽媽。

窩爾夫太太 甚麼？是誰呀，女兒？

媯得爾黑德 我覺得那說話的聲音像是莫太斯的聲音。

窩爾夫太太 (作急遽狀) 快下去，跑！叫你爸爸上來；這個討厭的莫太斯可以待在河那邊罷。他

不用到偌們的屋中來胡亂嗅尋。

(媯得爾黑德下。窩爾夫太太將關於鹿之一切事物，凡能稍露形跡者，盡皆收置一旁藏起。復將鍋蓋置於燒鍋之上。媯得爾黑德返回。)

媯得爾黑德 媽媽，我來的太晚了。我已經聽見他們說話的聲音啦。

窩爾夫太太 到底是誰？

媯得爾黑德 我不是說過的是莫太斯啊。

(莫太斯太太及其丈夫相繼出現於門中。二人均中等身材。莫太斯太太爲一伶俐之青年幼婦，約近三十歲，服裝平常，然尙整潔。莫太斯先生身着青色之田獵外衣，貌相敏健而不雄

偉，左眼上勒一黑色布條。

莫太斯太太（向室內狂呼）鼻子都凍青了，窩爾夫太太！

窩爾夫太太 爲甚麼你們夜間出來散步。白天你們有的是工夫啊。

莫太斯先生 這裏真是快活溫暖。——誰白天有工夫？

窩爾夫太太 哪，你！

莫太斯先生 我大概是指着利錢度日的吧？

窩爾夫太太 這我可不知道，你們是指着甚麼度日的？

莫太斯太太 噢，你不要這樣的不和氣，窩爾夫太太。我們是來要問問我們所欠的賬目的。

窩爾夫太太 這你們已經不止問我一次了。

莫太斯太太 哪，我們再問一次，還能有甚麼？我們終究是得要還賬的。

窩爾夫太太（作異訝狀）你們要還賬麼？

莫太斯太太 我的窩爾夫太太吃起驚來了。你大概是估揣着：我們不還賬，就暗自竄了吧？

窩爾夫太太 哦，我可不能向這上頭去想。若是你們能這樣好！我們立時就可以弄清楚。一共是欠十一個馬克三十分。

莫太斯太太 是的，是的，窩爾夫太太。我們有錢啦。這裏的人可要瞪目驚視哩！

莫太斯先生 這屋內我聞着有烤兔肉的氣味。

窩爾夫太太 房頂上的兔子或許（十二）這倒是更有點可能！

莫太斯先生 我們可以立時驗看一下子（欲將燒鍋上之蓋揭去）。

窩爾夫太太 （阻攔莫太斯先生不令其將鍋蓋揭去）不許胡亂掀鍋蓋瞧看，沒有這樣的規矩！

莫太斯太太 （已從傍猜疑觀察）窩爾夫太太，我們也拾了件東西。

窩爾夫太太 我沒有丟了甚麼。

莫太斯太太 哪，你仔細瞧瞧。（取出鐵絲製成之圈套兩個，向其指示）

窩爾夫太太 （神色不動）這大概是繩套吧？

莫太斯太太 這兩件東西是我們完全在這左近的地方發現的。離着你們這園子僅有二十來

步遠。

窩爾夫太太 你們孩子們，這裏好利害的偷獵野獸啊！(十二)

莫太斯太太 只要你肯加點小心，窩爾夫太太，你一定可以把這個違犯獸獵的賊人真正的給捉着哩。

窩爾夫太太 咳，這樣的事情與我甚麼相干！

莫太斯先生 若是讓我逢見這麼個壞蛋，我就要先打他兩個嘴巴子，——然後再一點不客氣的把他一直送到廳裏去，揭發他的罪狀。

莫太斯太太 窩爾夫太太，你有幾個鮮雞子麼？

窩爾夫太太 現在這隆冬的時候有雞子麼？這可是稀罕得很。

莫太斯先生 (向適入室內之如流斯) 管森林的賽得爾又捉着了一個偷獵野獸的賊。明天就要把他送到磨啊畢歹(十三)去。這個混賬東西到真是個敏銳漢子，這是我們不能不承認的。假如我無這個不幸，我今天就能當森林總管。那我可還要另一個樣子去驅使那

些獵犬哩！

窩爾夫太太 那可是已經有好多人，都吃了大苦子了！

莫太斯先生 不錯，誰要是害怕。我可是不怕的！我已經揭發了好幾個了。（以銳利之眼光遞相

審視窩爾夫太太及其丈夫）並且還有幾個是我要再稍爲等一等的；反正是遲早都要落到我的手中的。這個下繩套的賊，只不要想我不知道他們。我知道他們的確得很！

莫太斯太太 你又作麵包了麼，窩爾夫太太？麵包房的麵包令我們這樣的生厭。

窩爾夫太太 我想着你們是要來清算賬目的呀。

莫太斯太太 我已經向你說過的：星期六，窩爾夫太太。我的丈夫現在當了田獵與林務報館的

主筆。

窩爾夫太太 哪是的，我知道這是個甚麼職務。

莫太斯太太 哪，我還要告訴你說，窩爾夫太太。我們已經自克律格那裏搬開了。

窩爾夫太太 不錯的，因為你們不得不，所以纔搬走了啊。

莫太斯太太 我們不得不麼？聽啊，丈夫（作強笑狀）窩爾夫太太說我們不得不搬走！

莫太斯先生 （作激怒，面色赤漲狀）爲什麼我們自他那裏搬走了，你這就可以再知道的。這個人是個重利盤剝，勒肯詐騙的人。

窩爾夫太太 這我不知道，我也不能這樣的說。

莫太斯先生 我專等着抓他的憑證哩。他在我眼前可要小心了。他同他那個心竈上的朋友菲瑟博士。尤其是這一個完全特別的小心了罷。若是我有那個心只用一句話，就足設把他給請到那鐵鎖及鐵門的後面坐着去了。（十四）（開口發言時，卽已開始向外退去，至末後數語已完全由門中走出下。）

窩爾夫太太 他們男人們大概是又打吵子了吧？

莫太斯太太 （顯然表示親密狀）同我的男人可不是玩的。若是他要想作甚麼事，那他可是一死的不放鬆。他同我們區裏的區長也都是很要好的——那麼雞子同麵包究竟怎麼

樣呢？

窩爾夫太太（作不悅狀）哪恰好我還有五個在那裏擱着。並且還有一塊麵包。（莫太斯太太

將雞子及半塊麵包一併置入其攜籃內。）這你可心滿意足了吧？

莫太斯太太 可是一定的。自然的。這雞子都是好的麼？

窩爾夫太太 這樣好，如同我的老母雞下的。

莫太斯太太（作匆遽狀欲追及其丈夫）哪，祝你夜安！下星期六還賬！（下）

窩爾夫太太 是的，不錯，是的，不錯，已經好啦！（將門關上低聲）快給我滾了出去罷。你們無論在甚麼人跟前除了勒借強賒之外，還能有別的。（立燒燭前）我們吃的甚麼，干他們甚事？他們就該去瞧他們自己的燭去罷。去睡去罷，女兒。

婀得爾黑德 祝你夜安，媽媽！（向其接吻）

窩爾夫太太 哪，你不給你父親個祝夜安的接吻麼？

婀得爾黑德 祝你夜安，爸爸。（向其接吻，其父作哼聲；婀得爾黑德下。）

窩爾夫太太 這必得天天特別的說着點，纔不能忘哩。（稍頓）

如流斯 你怎麼把雞子都給了他們？

窩爾夫太太 我大概是不該給他們，把這個人弄成了個仇敵，不是麼？你只用試試把這個人弄成了仇敵吧，如良。我告訴你說：這纔是個危險的人物哩。他沒有傍的事情作，一整天的專等着抓人家的錯。來，坐下吃罷！這裏有一把叉子。對於這樣的事情你太不在行了。加緊的小心你自己的事情去罷！這繩套你隨手下在園子的後面！這不是你的麼？

如流斯 （作厭惡狀）哪，可不是呢。

窩爾夫太太 對啦，好讓那個討厭的莫太斯隨時可以發現，不是麼？這房屋的左近，從此以後你再別給我下繩套。讓人家發現了，就要說是我們下的。

如流斯 住了口罷，不用嚷嚷啦。（二人開始進食）

窩爾夫太太 你，木頭又燒完了，如良。

如流斯 大概又是想叫我還到那樹林的後角去走一趟了吧？（十五）

窩爾夫太太 最好是我們能立時把這個問題來解決了。

如流斯 我累得連身上的骨頭都覺不出來了。誰要去，誰就去，我不管！

窩爾夫太太 你們男人們都一樣的只是一張大嘴，一下起手來，就辦不了啦。我一個人能使你們三次入口袋，（十六）三次出口袋，你們統統的都算上。若是你今天，並且若是你絕對的不要出去了，那可不行，無論如何也不行，如良，你明天必得給我出去一趟。怎麼樣，那副爬高的鐵鉤還鋒利麼？

如流斯 我把他借於馬古加爾了。

窩爾夫太太（稍遲片晌）只要你不這麼的膽怯！——你要不膽怯，馬上好幾方米打的木頭就到了我們的手！——並且我們還用不着吃一點的苦——也用不着走這樣遠的路。

如流斯 讓我安安靜靜的吃口飯罷，行不行！

窩爾夫太太（向如流斯頭上戲擊一下）你只不用老這樣的不高興。我也會有點好心，你留神瞧着罷！（取出燒酒一瓶，向如流斯舉示）這裏你瞧，這是我給你帶來的。這你可作個和

露的臉子給我瞧瞧吧！(與其丈夫滿斟一杯)。

如流斯 (舉杯飲酒,然後復云)這可是……在這大寒的天中——可是——真好!

窩爾夫太太 哪,你可瞧瞧啊!我是不是爲你操心?

如流斯 這可真好。真好這可! (從新自斟而飲)。

窩爾夫太太 (遲片晌,一面劈木柴,一面繼續信手取物而食)這個渥爾考夫——這纔是個真正正的壞旦哩。老是裝得這麼個倒霉的樣子。

如流斯 他還不得安靜點——作——他這樣的——勾當——

窩爾夫太太 你大概也聽見說了,那件獺皮。

如流斯 我沒有——都沒有聽見你們在那裏說的甚麼。

窩爾夫太太 (聲勢輕妙而勉強)我們的女兒曾說克律格太太贈與克律格先生一件皮貨。

如流斯 這樣的人家——可是買得起,這可……

窩爾夫太太 哪不錯,可是我的意思是在渥爾考夫……你不是也聽見了!若是能弄到這麼件

皮貨，立時就要給六十塊囉啦。

如流斯 那可讓他自己去——燒他的指頭去罷。

窩爾夫太太（遲片晌，復與其丈夫斟酒）咳，你再喝一個罷！

如流斯 老這麼喝一個……喝一個罷——管他甚麼……

窩爾夫太太（取出小書一冊，其大小約一整張方紙八折之一，打開翻閱）

如流斯 我們自七月以來剩了多少錢？

窩爾夫太太 恰好按期交出去了三十塊囉啦。

如流斯 那麼還剩了多少呢？

窩爾夫太太 總還有七十塊。照這個樣子下去，終竟是不能有大起色的。最好是能五十塊——

六十塊的一下子弄到手，存了起來。這塊地皮也可以完全買到手了。再借這麼一百二百的，或許就可以起造幾間整潔的房屋了。像我們這個樣的房間，可是不能收留那夏天避暑的客人的：這些避暑的客人，他們纔是最能出錢的哩。

如流斯 哪，可不是呢——這——

窩爾夫太太（作憤恨狀）你是個太慢的人，如良。若不然，這塊地皮你早都完全買過來了，瞎現在呢？若是我們現在把他再賣了出去，雙倍的利益都賺回來了。我的性情與你完全不同，巴不得你有了我的性情……

如流斯 我不是不作工——這何嘗能濟於事！

窩爾夫太太 就作你這點子苦工，能會發了財麼？

如流斯 我不會偷盜，必得要我——吊了裏頭去麼？

窩爾夫太太 你真是個糊塗人，只好糊塗着罷。這裏沒有人說偷盜。那是一定的：誰不肯冒險，誰也不能有所得。若是你發了財，坐在那濶的馬車中，如良，那就沒有人來問你的錢是從那裏來的。不錯，若是把窮苦人家的東西拿走了，然而現在假使我們果然——能到那克律格的家中，把那兩米打見方的木頭裝在冰車上，並且把他堆在我們的敝棚裏，那他們還統窮不了哩。

如流斯 木頭麼又是怎麼回子事——這些木頭

窩爾夫太太 你簡直的連一點的事情也不過問。你的女兒，人家都快把他虐待死了，你還不知道。叫他向屋內搬運木頭，在晚上十點鐘的時候，爲這個緣故他纔跑開了。這你還安安靜靜的，看着不管。還在那裏想着要打你的孩子，把他給趕了回去。

如流斯 (故作反語) 那可是一定的！我作定了！——我還能寬恕了……

窩爾夫太太 他們這樣的可惡，是應當給他們點報復的。我說：甚麼人打我，我就打甚麼人——
如流斯 哪，他們把他打了麼？

窩爾夫太太 哪，若不然，他就肯跑開了麼，如良？不行，不行，你這個人簡直的沒法辦。那木頭白白的在街頭上拌着。哪，若是我現在說：我們要去，你虐待我的女兒，我就拿你的木頭——
那你可要作個好臉子給我瞧瞧哩。

如流斯 我偏不要作……管我買的甚麼賬哩。我併不是個只會吃麵包的人。咦，我可是得——
要求要求，這樣的虐……這樣的打，可是不許再實現了。

窩爾夫太太 不用再說啦，去把你的繩子拿了出來去。你也向人家表示表示，你是個有智謀的。一點鐘的工夫，我們都可以把事情來辦完了。然後再睡覺，甚麼事也不能有。明天你就不用再到樹林中去吃那份苦了，我們有的是木頭了，比我們應當用的還多。

如流斯 哪，對啦，就是敗露了，我也不管啦。

窩爾夫太太 怎麼會能敗露！你只不要把女兒叫醒了。

米得爾多夫 （自外向室內高呼）窩爾夫太太！窩爾夫太太！你還醒着的麼？

窩爾夫太太 哪，自然還醒着呢，米得爾多夫。你請進來罷！（將門敞開。）

米得爾多夫 （走進室內，身着殘舊制服及外衣。面帶鬼氣，冷酷無生趣。鼻端呈露嗜酒之赤赭色。舉動柔和，幾近怯懦。言語遲緩延宕，且面容毫不轉動）晚安，窩爾夫太太。

窩爾夫太太 你大概是要說夜安吧。

米得爾多夫 我先頭已經來了一趟啦。一開頭我覺得好像是屋內有燈光，但是忽然的又完全黑暗起來了。我喊叫了半天，也沒有人答應。這次我可看得清清楚楚，屋內是有燈光的。

了，因此我又來一趟。

窩爾夫太太 你給我送甚麼來了，米得爾多夫？

米得爾多夫 （已落坐，沈思片晌，然後開口）我是爲這個緣故來的。我給區長太太辦點事。

窩爾夫太太 叫我洗衣服去，嗜？

米得爾多夫 （板面沈思，將眉揚起然後開口）不錯！

窩爾夫太太 是甚麼時候呢？

米得爾多夫 明天！明天一早——

窩爾夫太太 這你夜間十二點鐘的工夫纔向我說麼？

米得爾多夫 明天區長太太那裏是洗衣服的日期。

窩爾夫太太 這幾天以前就應當告訴我說啊。

米得爾多夫 可是一定的。你快不要嚷嚷。這又是我忘記了。我的腦袋中老是這樣多的事情鬧

不清，最容易把這樣的事情給忘記了。

窩爾夫太太 既是這樣，米得爾多夫，那我就準備着明天早晨一早去，我們平素都是很要好的。
你一大家子的人口，十一個小孩子已經就足穀累你的了，不是麼？還能再叫你去落甚麼褒貶哪！

米得爾多夫 若是你明天不去，窩爾夫太太，那我明天早晨可是要大糟糕而特糟糕了。

窩爾夫太太 我明天一定來，你放心罷。哪，你喝罷！這正是用着的時候。（以克羅格酒與之飲。）我正還有點熱水哩。我們今天夜間還得出去呢。到德普陶去買肥鴨去。白天我們沒有工夫。像我們這樣的人家，也必得這個樣的忙碌，纔能行。窮人家白天黑夜的都得受苦，富人卻自自在在的躺在牀鋪上。

米得爾多夫 我被豫告解職了，你已經知道了麼？區長豫告我解職了。我對於人們太不警覺了。

窩爾夫太太 那麼當一名警察必得像繫在鏈子上的一隻狗一樣麼？

米得爾多夫 我最不喜歡回家去；因為我一回到家中，就打吵子。我簡直的不知道怎麼樣纔能逃脫了那一堆一堆的抱怨的話。

窩爾夫太太 咦，你就不會搗着耳朵，不聽他的！

米得爾多夫 所以我纔到酒店中去稍坐坐，免得讓憂愁把我給壓倒了；但是這又是不許我作的。完全的不許我作！今天我可是又去坐了一回，痛痛快快的喝了杯——

窩爾夫太太 你這麼個男子漢還怕的甚麼女人。若是他罵，你也罵；若是他打，你也打，那就好了。你過來，你比我們都長得高些，把高頭放着的那副繩套給我取下來。你，如良，出去準備冰車去。（如良下）這得叫我向你說多少次啊。（米得爾多夫自高處之牆板上將曳冰車之粗繩及套繩取下。）你預備一個大大的冰車。（向米得爾多夫）那根繩子你也隨手給拿了下來罷。

如流斯 （在室外）我看不見。

窩爾夫太太 你不甚麼？

如流斯 （出現於門中）我獨自一人弄不出來那個冰車。那上頭還亂七八糟的堆積着一大些東西呢。並且沒有燈，也不行啊。

窩爾夫太太 你可道又沒有了主意了。(忙將圍脖與頭巾纏好，欲走出) 哪，你等等，我就來幫忙了。你把那裏那個燈籠給我拿過來，米得爾多夫！(米得爾多夫辛辛苦苦將燈籠取下，交與窩爾夫太太) 好，謝謝！(將燈火置入燈籠之內) 這個亮，插在裏頭，我們就可以走了。現在我可以來幫着你，把冰車給拉出來了。(手執燈籠前行，米得爾多夫後面追趕) 走至門中時，轉身將燈籠交於米得爾多夫。(你拿着燈籠給我們照着點！)

米得爾多夫 (手執燈籠高照，復繼續歌唱而下) 朝霞霞——朝霞，——霞……

(幕下)

第二幕

佈景

警察區長封魏漢之辦公室粉白宏濶，而設備簡鄙之室間；幕後部窗三。左方牆內爲入門。右方牆下長公事棹一，上置書籍文件等類事物；棹後爲區長之坐椅。幕後部中間窗前爲書記之棹椅。一軟木製成之書廚立於前部右方，靠近區長坐椅，如其坐於椅上時，即可信手取閱其上所置之書籍。種種盛公文函件之架格掩遮左壁。極前部坐椅六把，自左方牆下起排列爲一行。如其上坐有人時，則僅可見其腦背——時爲冬之日午前，天氣晴朗。警署書記格拉賽拿普據案疾書，彼爲一清苦，而鼻樑高架眼鏡之人物。警察區長封魏漢肘下挾公文一束，匆匆走入魏漢年近四十，戴獨眼眼鏡，乃一完全鄉間貴公子之氣派。身上所着之制服，爲一鈕扣緊結之黑色大禮服，足着長筒掩褲之皮靴。發言時嗓音勉強捏高，聞之頗不自然，且於言詞上力摹軍人式之簡峭。

魏漢 (作不敬重狀，一若肩荷重物者之勉強然) 早安!

格拉賽拿普 (起立) 服從的僕人，(二) 區長先生

魏漢 有甚麼事情，格拉賽拿普?

格拉賽拿普 (仍站立，以手翻掀文件) 有報告的事情，區長先生——先是……不錯！開旅館的維北到區裏來了。他呈請許可他旅館中下星期日的音樂跳舞會，區長先生。

魏漢 這不是那個……請你告訴我：說維北麼？前者不是有個人將旅館中的大客廳借於……

格拉賽拿普 借於自由黨開會用了。遵命，子爵先生!

魏漢 就是這個開旅館的維北麼?

格拉賽拿普 正是他，子爵先生!

魏漢 既是他，可得給他加上點繩子!(二) (警吏米得爾多夫走入)

米得爾多夫 服從的僕人，子爵先生!

魏漢 你聽明白了：不許再犯第二次——公事房中我是區長。

米得爾多夫 是，是遵命，子——區長先生，我要說。

魏 漢 這你可給我記明白了：我是子爵，是一件附屬的事情。在此地至少也無一點關係。（向

格拉賽拿普）那麼請你再向下報告吧。那個著作家莫太斯未曾在那裏麼？

格拉賽拿普 在那裏了，區長先生。

魏 漢 是麼。他也在那裏了？這我可非常的急欲一知其究竟。他今天不是還要來的麼？

格拉賽拿普 約近十一點半鐘的工夫，他要再到區裏來一趟。

魏 漢 他是否也曾向你說了點甚麼，格拉賽拿普？

格拉賽拿普 他是要來報告菲瑟博士的事情的。

魏 漢 那麼你可以告訴我，格拉賽拿普，這個菲瑟博士你認識麼？

格拉賽拿普 我只知道：他住在克律格的樓邸中。

魏 漢 這個人在此地已經有多久了？

格拉賽拿普 我是彌額爾紀念節來的。（三）

漢 魏 是的，你是同我一齊來的，我在此地現在還不到四個月。

格拉賽拿普 (向米得爾多夫瞥一眼) 我想，這個人在此地已經有兩年之久了。

魏 漢 (向米得爾多夫) 這大概又是你所不知道的把。

米得爾多夫 遵命——去年彌額爾紀念節。

魏 漢 怎麼他是那個時候來的麼？

米得爾多夫 遵命——自柏林來的，子……區長先生。

魏 漢 這個人，你是否也畧知他的底細？

米得爾多夫 我只知道，他有個兄弟是劇館的會計。

魏 漢 我並未會問他的兄弟啊。這個人經營甚麼？——他作甚麼？他是甚麼職業？

米得爾多夫 這我也知道不清。大家都說他有病。說他是糖尿病。

魏 漢 這個人有甚麼病，我絕不過問。他既有糖尿病，那麼高興起來，讓他寒毛孔中向外出糖

稀去罷——他是甚麼職業？

格拉賽拿普（聳肩）他稱呼他自己爲「普勞瓦忒」學者。（四）

魏 漢 「普利」「普利」不是「普勞」——是「普利瓦忒」學者。

格拉賽拿普 裝釘書籍的胡格常有他的書籍。他個個星期都令他給裝釘書籍。

魏 漢 我到願意看看這個人讀的都是些甚麼東西。

格拉賽拿普 信差說他定有二十種的新聞紙。其中也有民主黨的。

魏 漢 你可以把胡格給我傳來。

格拉賽拿普 我現在就去。

魏 漢 不必這麼急，乘機會吧。明天，後天，都可以。令他就手把這樣的書籍給我帶幾本來。（向

米得爾多夫）你似乎是一整天的睡覺，甚麼事也不過問吧——或者也許是這個人

有好烟捲？

米得爾多夫 區長先生……！

魏 漢 哪，你不用說啦。我瞧我手下的屬員，就可以了然了。這種情形，前任的區長縱容不理；漸

漸的就變了樣子，一天比一天的利害起來了。——一個當警察的無論受任何人這樣的款待，都是可恥的。這與你自然又是波棉的山哩。（轉臉向格拉賽拿普）莫太斯未曾說甚麼一定的話麼？

格拉賽拿普 他未曾向我說甚麼一定的話。他說，區長先生已經知道……

魏 漢 不錯，可是我所知道的僅是普通的情形。這個人，我注意不止一天了。我自然是說的菲瑟博士。莫太斯先生不過僅只證實，我未曾把這個人認錯，詳細情形他還未曾向我說呢。——那麼這個莫太斯的名譽，究竟如何？（格拉賽拿普及米得爾多夫彼此相視。格拉賽拿普聳肩不語。）大概是到處朦騙吧，不是麼？

格拉賽拿普 他到是說他有年金。

魏 漢 年金麼？

格拉賽拿普 他的一隻眼曾受過鎗傷。

魏 漢 那麼這算是一種養傷費了。

格拉賽拿普 你怨我多言，區長先生。我想，這個人的痛尙不至如此呢。因為從來無人在他那裏
曾見過甚麼款項。

魏漢 (作趣笑狀) 還有甚麼要緊的事情麼？

格拉賽拿普 還有點小事，區長先生。一件呈報消職的事情——

魏漢 好啦，好啦。你是否也曾聽說，這個菲瑟的口舌素常有不加檢束的地方麼？

格拉賽拿普 這我眼下到還無所知。

魏漢 有人曾暗中向我報告。說他對於國內一切位置高的人物常有非法的言論。這不久自
可以明白的。現在我們可以辦公事罷。那麼，米得爾多夫，你還有甚麼事情麼？

米得爾多夫 今日夜間發生了偷盜的事情。

魏漢 偷盜的事情在甚麼地方？

米得爾多夫 在克律格的樓中。

魏漢 把甚麼東西偷去了？

米得爾多夫 燒火用的木梢。

魏 漢 就在纔過去的夜間麼，或是甚麼時候呢？

米得爾多夫 就在纔過去的夜間。

魏 漢 這是你從誰那裏聽了來的？

米得爾多夫 我從……

魏 漢 那麼到底是從誰那裏呢？

米得爾多夫 我從……我從菲瑟先生那裏聽了來的。

魏 漢 甚麼！你同這個人談話麼……？

米得爾多夫 克律格先生也曾親口述說了。

魏 漢 這纔是個純正討人厭的告狀的人哩。他每一個星期總要向我寫三封信。不是人家欺

騙了他，就是人家把他園子的籬笆給弄壞了，再不然，就是把他的界石給挪移了。一件麻煩的事情跟着一件，簡直的沒有窮盡了。

莫太斯 (走入。發言時輒作傻笑，幾乎無間) 服從的僕人，區長先生。

魏 漢 你來了。這可令我喜歡。那麼你或者可以立時告訴我說：克律格的家中失了盜麼？

莫太斯 我現在不在克律格的樓中居住。

魏 漢 既不在那裏住，也未曾聽說甚麼話麼，莫太斯先生？

莫太斯 聽說到是聽說了，但是未曾聽說甚麼確切的話。我方纔從他那邸前走過時，他們兩個正在那裏尋找雪中的踪跡哩。

魏 漢 是的麼？非瑟博士幫助着他——大概他們倆個的交情總很不淺吧？

莫太斯 一心一意的莫逆之交，區長先生。

魏 漢 是的，致關於這位非瑟博士的事——是我非常的關心的。請你坐下——我實在向你說吧，我半夜的工夫都未曾合眼。這件事情擱在我的心上，令我睡不着覺。你給我寫的那封信竟使我這樣非常的激昂起來了——這固然是天性之所使然，然而設使在前任的區長，必又是等閒視之，不以爲意的了——但是我這個人可是拿定主意，無論甚

麼事都要……所謂徹底的去辦理哩。——我在此地的使命是監視及滌除——前任的區長因循怙息之下，竟致此地業已堆積了不少的塵垢了！種種黑暗的人物，政治上被放逐的，仇視國家，仇視皇族的等等不良份子。這種人物現在可得要吃點苦子，不能使他們那麼容易的放肆了。——那然，莫太斯先生，你是個著作家麼？

莫太斯 是的，關於森林及田獵的著作家。

魏 漢 那麼你就是這樣的為森林及田獵的新聞紙著作了？我附帶着問你一句：這能彀你餬口的用度了麼？

莫太斯 要是有我這樣的聲望提攜，子爵先生。感謝上帝，我有我的不惡的一筆進項。

魏 漢 你是一個修業的森林學者，不是麼？

莫太斯 我原是大學的學員，區長先生。我曾在愛比司瓦忒大學讀書。剛到畢業的時候，就遭了這麼個不幸……

魏 漢 不錯，你的眼上纏着塊布條哩。

莫太斯 我在打獵的時候，喪失了一隻眼睛，子爵先生。一個飛來的霰彈傷了我的右眼，是誰發射的，可惜查不出來了。因此我就不得不把我原定一生的職業拋棄了。

魏漢 那麼你並未獲得年金麼？

莫太斯 並未。我的對數時代已經過去了。我的名姓頗有些人知道。

魏漢 嚶——你是否也認識我的內兄？

莫太斯 森林總管封瓦赫斯曼先生，是的，認識。我常同他通信，並且我們還是同社的社員哩：獵犬教練社的社員。

魏漢 (畧露心安息蘇狀) 是的那麼你是同他認識的了？這到是我喜歡聽的。這就使這件事情減輕的多了，並且還可以建設我們彼此之間的信仰。我們現在可以彼此以誠相見了，莫太斯先生——你在你給我寫來的信中曾說：嘗有機會窺察了菲瑟博士，你現在可以把你所知道的都說了出來罷。

莫太斯 (作咳嗽狀) 我……我差不多一年前搬入克律格的樓中時，子爵先生，那我還一點也

未曾覺得，是同些甚麼樣的人弄到一齊了。

魏漢 你既不認識克律格，也不認識菲瑟麼？

莫太斯 不認識，但是大家都在一座樓中同居，日久天長，總免不了會着面，點個頭。我又不能這樣完全的退縮，不同他們來往。

魏漢 那麼到這宅中來的都是些甚麼樣的人呢？

莫太斯 (以手作勢) 啊呀！

魏漢 我明白。

莫太斯 克來啼及伯啼哩。(六) 民主黨。

魏漢 他們有規定的例會麼？

莫太斯 據我所知道的，他們每逢星期四開例會一次。

魏漢 這上頭我們可要留神。——你現在不同這些人們來往了麼？

莫太斯 到了最後同他們來往實在是不可能的了，區長先生。

魏漢 這使你厭惡起來了，不是麼？

莫太斯 完全的使我厭惡起來了。

魏漢 那全盤非法的行動，對於位置高的人物無恥的侮辱，這一切犯上的情形，使你最後的聽不下去了吧？

莫太斯 我未曾立即搬開，因為我想，誰知道，這還能有點甚麼用處呢。

魏漢 那麼你最後可把房子辭退了吧？

莫太斯 不錯，我搬走了，子爵先生。

魏漢 並且你最後還決定了……

莫太斯 是的，我視之為我的義務。

魏漢 向官廳裏報告——我覺得，這是你最有榮譽的事情。——那麼他是曾說過這麼句話的。——我們後來可以把這句話記錄出來——關於一位高高在上，令我們大家惶恐敬畏的人物。

莫太斯 一點不錯，子爵先生，他曾說了這麼句話。

魏 漢 這句話遇必要時，你能宣誓，是他說了的麼。

莫太斯 遇必要時，我立即宣誓。

魏 漢 宣誓也是你所應當的。

莫太斯 是的，子爵先生。

魏 漢 最好是我們能再弄一個證人來。

莫太斯 我要留神到處去搜尋一下子，子爵先生。只是這個人老這麼拿着錢向四下裏擲棄，所

以就……

魏 漢 啊，你稍等等，克律格已經來了。我要先把這個人打發走。無論如何，我總是感謝你這樣切實的幫我的忙的。我們在今日要想辦點甚麼事，是非有這樣的贊助不可的。

克律格 (作激憤狀匆匆走入) 啊呀上帝！啊呀上帝！午安，區長先生。

魏 漢 (向莫太斯) 對不起，請你稍候一會！(作傲慢狀向克律格審問) 你是爲甚麼事來的？

〔克律格爲一將近七十之老翁。軀體矮小，而耳略重聽，行走時背已稍曲，且左肩略爲低斜，惟其精神尚甚矍鑠，發言時輒佐之以激烈之手勢。頭上戴皮帽，入警長之辦公室內時，將帽取下，執之手中，身着紫色之冬季大氅，頸項上裹一厚絨之圍脖。〕

克律格（滿腹憤懣一瀉而出）我失盜了，區長先生。（怒喘不已，以巾拭額上之汗，且凝視區長之口，一如重聽者之常態。）

魏漢 失了盜麼？！

克律格（已露不悅狀）是的，失了盜。我的東西給人家偷走了，偷了我兩米打見方的木頭。

魏漢（作半笑狀環顧室內諸人，聲勢輕妙）近來此地他處到絕未發生甚麼失盜的事情吧。

克律格（以手扶耳上）甚麼？絕無失盜的事情。啊呀呀，老天哪！那麼我也許是到這裏來開玩笑的吧？

魏漢 爲這麼一句話你可用不着撒野，那麼你倒是姓甚麼？

克律格（作驚愕狀）我姓甚麼？

魏漢 是的，你姓甚麼？

克律格 我的名姓你還不知道麼？我想，我們已經會過面的。

魏漢 可惜，我一點也想不起來了。即使我們會過面，在此地也提不到話下。

克律格 (面作冷酷狀) 我叫作克律格。

魏漢 大概是富翁吧？

克律格 (作怒極，譏嘲，急遽狀) 不錯，富翁及房主。

魏漢 請你證明你的自身。

克律格 證……證明？證明克律格是我的名姓。這還有甚麼可麻煩的。我在此地已經住了三十來年

了。連街上的小孩子都沒有有一個不認識我的。

魏漢 你在此地住了多少年，與我不相干。我是要證明你的真偽的。(向莫太斯) 莫太斯先生！

你認識這——位先生麼？

(莫太斯起立，面作怒容)

魏 漢 啊是的我曉得。請你落坐。那麼，格拉賽拿普？

格拉賽拿普 是遵命！這是本地的克律格先生——

魏 漢 好。——那麼你的木頭被盜了麼？

克律格 不錯。木頭被盜了。兩方米打的松本梢。

魏 漢 這木頭是在敝棚裏放着的麼？

克律格 (復作急怒狀) 這又是另一件事情。一件完全特別的告訴。

魏 漢 (作冷譏狀向其他諸人微笑，聲勢輕妙) 已經又一件麼？

克律格 你說甚麼呀？

魏 漢 未曾說甚麼。你只用向下說罷。那麼這木頭大約未曾放在敝棚內放着吧？

克律格 這木頭是在園子中放着的。仔細說是在園子的前面。

魏 漢 換句話來說是在街上了吧？

克律格 在園子前我的空地的上。

魏 漢 可是個正經地方，好叫人家拿着方便，不是麼？

克律格 所以這纔正是那個使女的過失啊。他應當晚上的時候把這木頭弄到家中來的。

魏 漢 八成是他忘了吧？

克律格 他不肯收拾那木頭。及至我不依他時，他竟私自偷跑了。因此我要告他的父母，要求全數賠償。

魏 漢 這可以隨你的便。但是恐怕沒有甚麼用處。——那麼你意中有甚麼可疑的人麼？

克律格 沒有。這裏盡都是些賊盜。

魏 漢 請你免了這種的普及。——你應當給我點把握，方能辦這案子啊。

克律格 我不能隨隨便便的給你指出個人來，說他偷了我的東西啊。

魏 漢 除了你自己家裏的人之外，還有甚麼人在你家裏住着呢？

克律格 菲瑟博士。

魏 漢 (似作沈思狀) 菲瑟博士？菲瑟博士？這個人是——？甚麼？

克律格 是有徹底的學識的。是個學識精深的人，一點不錯的。

魏 漢 你們倆個彼此很是知己吧？

克律格 我同誰是知己，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覺得，這與這件案子總沒有甚麼相干吧。

魏 漢 像你這個樣子的對答，我還能發現得了甚麼？你總應當給我點暗示吧。

克律格 我應當啊？上帝呀！我應當？我被偷走了兩方米打的木頭。我不過只是來區裏呈報查

究，就……

魏 漢 你自己也應當有一種揣度啊。這木頭不能不是被人家偷走了的啊。

克律格 甚——不錯——不是我決定的不是我。

魏 漢 噯呀，你這個人……

克律格 甚——我叫作克律格。

魏 漢 （顯然露厭容，將話機扭轉）噯——哪，格拉賽拿普，請你錄供——那麼這個使女又是

怎麼回子事，克律格先生這個使女從你那裏私自逃跑了麼？

克律格 是的，一點不錯——跑回他的父母的家中去了！

魏 漢 他的父母在本地麼？

克律格 一句甚麼話？

魏 漢 我問你這個使女的父母，是不是在本地？

格拉賽拿普 就是洗衣婦窩爾夫氏的女兒。

魏 漢 今天在我家中洗衣服的那個窩爾夫太太的女兒麼，格拉賽拿普？

格拉賽拿普 是的，區長先生。

魏 漢 (搖首)真奇怪！——這位勤儉可敬的女人——(向克律格)是這樣麼？窩爾夫氏的女兒？

克律格 正是這個洗衣婦窩爾夫氏的女兒。

魏 漢 這個使女又回來了麼？

克律格 直到今天尚未回來。

魏 漢 那麼我們可以把這個窩爾夫叫過來問一問。噫，米得爾多夫！你大概又是很累的荒了

吧？哪，你從這邊院子中過那邊去一趟。叫那個洗衣服的婦人窩爾夫氏立即到這邊辦公室裏來。請你先坐下等等，克律格先生！

克律格
（向空椅上坐下，嘆息）噯呀上帝！噯呀上帝！這纔是一種生活哩！

魏 漢
（半低聲向莫太斯及格拉賽拿普）這我可急欲一知其究竟。這其中必有點不對的地方。我到是很有點瞧得起這個窩爾夫的。這個粗魯的婦人作起活來，真敵得過四個男子。內人說：若是這個窩爾夫氏不來，他就得用兩個別的女人來洗衣服。——他對於他也沒有甚麼不好的意見。

莫太斯
他要叫他的女兒到舞臺上去當……

魏 漢
哪，不錯，大概總免不了也有個螺絲活動了。（七）但是這總不能說，就是天性上的弱點了。你那裏懸掛的是甚麼東西，莫太斯先生？

莫太斯
鐵絲製成的繩套。我要將他交於管森林的賽得爾。

魏 漢
啊，你把這件東西拿來給我瞧瞧。（手執其一，近處觀察）野獸一到了這個套中，可得要

慢慢的給卡死哩。

(窩爾夫太太走入，米得爾多夫追隨其身後。窩爾夫太太於走進屋內時，尚揩拭其洗衣服之濕手。)

窩爾夫太太 (神色爽朗，若無事者然，向鐵絲製成之繩套上疾瞥一眼) 我在這裏麼？有甚麼事

情啊？窩爾夫氏有了甚麼事情？

魏漢 窩爾夫太太你認識這位先生麼？

窩爾夫太太 哪，那位先生呢？(以手向克律格指示)這裏這位麼？這是克律格先生。我大概總不致認錯了吧，不是麼？早安，克律格先生。

魏漢 你的女兒在克律格的家中作事麼？

窩爾夫太太 誰？我的女兒？不錯！鸞啼奈(向克律格)這是要說：他從你那裏私自逃跑了。

克律格 (作憤怒狀) 不錯，誠然不錯！

魏漢 (插言) 噯，你等一等，不用着急。

窩爾夫太太 你們那裏究竟是爲了甚麼事情！

魏 漢 窩爾夫太太，你聽我說。你的女兒應當立時仍回原差。

窩爾夫太太 咦，不行，我們現在留他在家裏。

魏 漢 這可不是如同你那麼想的容易。克律格先生遇必要時有向警察控訴的權利。那時我們就得把你的女兒給他送回去了。

窩爾夫太太 我的男人是拿定了主意的。他絕對不肯把他再放出來了。並且我的男人一拿定了主意……你們男子們都是這樣可怕的易於激怒。

魏 漢 這你可以勿須說了，窩爾夫太太。你的女兒在家中有多少時候了。

窩爾夫太太 自從昨天晚上起。

魏 漢 好。自從昨天叫他向敞棚內收拾木頭，他竟致拒絕了。

窩爾夫太太 能是這樣麼！拒絕了！這個女孩子無論叫他作甚麼，也不會拒絕的。那我可不好好的教訓教訓他，若是有這樣的事情！

魏漢（向克律格）你可聽見了窩爾夫太太的話。

窩爾夫太太 這個女孩子常常的聽說聽道。若是他只曾給我拒絕過一把手的幫忙，那我也：

克律格 他的確拒絕了向裏面抬那些木頭，

窩爾夫太太 不錯的，向屋內拖木頭，夜間十點半鐘的時候，誰向一個小小的女孩子要求這樣

的事情——

魏漢 窩爾夫太太，現在主要的問題是：因為你的女兒走了，那木頭在外面放着，無人收拾，所

以夜間竟致失盜。現在克律格要……

克律格（不復能忍，厲聲向窩爾夫太太）你要賠償我的木頭，窩爾夫太太。

魏漢 這尙待審訊，你先等等。

克律格 一分一釐你都得賠償我。

窩爾夫太太 咦，到是不錯！這可是個新時興樣！難道說我偷了你的木頭麼？

魏漢 哪，你不要同他一般見識，叫我先把他弄安靜了再說。

窩爾夫太太 唉，若是克律格先生這樣來，要我賠償他的木頭等等事情，那他在我的眼前可不能徼倖。我待人固然是常常的和藹。沒有人能說我甚麼閒話。但是把人逼得不得已了，爲甚麼不呢？那我可也得通通快快的發作發作了。我盡我自己的責任，就發了。村中總沒有人能在我背後說甚麼。我可不能讓人家欺壓到我頭頂上來，還不管？

魏漢 你不要發急，窩爾夫太太你絕對的沒有發急的必要。你只用安靜了，完全的安靜了吧。

你不是我們所不知道的。至於說你是個勤儉可敬的人，這自然是無人可反駁的。那麼你對於這件事情還有甚麼可說的呢？

克律格 這個女人還有甚麼可說的！

窩爾夫太太 哪，你們這些人們，現在可是打起十三點來了。（笑）這個孩子不是我的女兒麼？我就不應當說話了麼？[？]那你可以去找個糊塗的女人去罷，你太不認識你窩爾夫太太了。無論甚麼人，我都不能讓服他，就是區長先生，我也得講講理。尤其是不能讓服你，你信我的話罷。

魏漢 我明白你的憤激，窩爾夫太太。然而你要願意於這件事情有利益，我就勸你不要這麼急躁。

窩爾夫太太 這家那家我都作過活。我洗衣服已經有十年的工夫了。都是同人家和和氣氣的，從來沒有打過吵子。現在你既陡然的這麼來，從此以後我可永不再登你的門了。你相信我的話罷。

克律格 用不着你登我的門。有的是會洗衣服的女人。

窩爾夫太太 並且你那園子中的青榮鮮菜，你也去找別人給你賣去罷。

克律格 這有的是人，用不着你來操心。——你只用拿起根棍子來，把你的女兒給我趕了回來，甚麼事都沒有了。

窩爾夫太太 我不能讓人家虐待我的女兒。

克律格 誰虐待了你的女兒，我問問？

窩爾夫太太 (向魏漢) 這個孩子已經瘦得不成個人樣了。

克律格 那他不當整夜的在外邊跳舞啊。

窩爾夫太太 他整整的在我家中睡了一天，如同一塊石頭一樣。

魏 漢 （眼光越過窩爾夫太太向克律格）這木頭是你從那裏買來的？

窩爾夫太太 哪，這裏的事情還得些時候麼？

魏 漢 有甚麼事，窩爾夫太太？

窩爾夫太太 咳，爲洗衣服的事。若是我老在這裏站着耽誤工夫，那我今天可完不了。

魏 漢 這裏可提不到這一層，窩爾夫太太。

窩爾夫太太 但是你的太太呢？他要說甚麼呀？這可得請你去同他交涉去，區長先生。

魏 漢 不過再待一分鐘的工夫，就完了。——請你告訴我，窩爾夫太太，這村裏的情形是你

很熟習的。那麼這宗偷盜的事情，你覺得是那一個可以能作得出來的？到底是甚麼人

偷了這木頭？

窩爾夫太太 這我可完全的向你說不出來，區長先生。

魏 漢 那麼你也未曾覺出來點甚麼可疑的形跡麼？

窩爾夫太太 我一夜的工夫沒有在家。我是到德普陶去收買鴨子去了。

魏 漢 這是在甚時候？

窩爾夫太太 剛過了十點鐘。我們拉着車子走的時候，米得爾多夫還在跟前。

魏 漢 你們在路上就未曾逢見載木頭的車子麼？

窩爾夫太太 沒有，我不知道。

魏 漢 究竟怎樣，米得爾多夫，你沒有覺出甚麼來麼？

米得爾多夫 (沈思片晌) 我沒有逢見甚麼可疑的事情。

魏 漢 哪，自然的，我早就知道你沒有逢見甚麼可疑的事情。(向克律格) 這木頭是你從那裏買來的呢？

克律格 這你爲甚麼必得要知道？我問問。

魏 漢 我想，這你可以勿須過問。

克律格 自然是從林務局中買來的。

魏 漢 這可絕不是那麼自然的。村中有的是木廠。譬如我買木頭，都是到散德北那裏去買。爲甚麼你不到舖戶中去買呢？在舖中買，差不多還要便宜點哩。

克律格 (作不耐狀) 我沒有很多的工夫了，區長先生。

魏 漢 這是甚麼話，工夫你沒有工夫？是你來找我，或是我去找的你？是我占了你的時間，還是你占了我的時間？

克律格 這是你的職務，你在這裏是盡你的職務啊。

魏 漢 難道說我是你的擦皮鞋的麼，是麼？

克律格 難道說我還偷了人家的銀羹匙麼？請你不要用這宗下級軍官的口吻來對待我！

漢 魏 你聽着點……不要這麼大聲的亂嚷！

克律格 你纔嚷哩，先生！

魏 漢 你是個一半的聾子，我不得不大聲嚷。

克律格 你常常的大聲嚷，來這裏的人，個個都被你叱嚷。

魏漢 甚麼人我都不叱嚷，你住了口罷！

克律格 你在這裏擺的誰知道是甚麼架子。全村裏的人，你沒有不麻煩的。

魏漢 這可得完全的換個樣子來，你只用等着罷。我還要很很的使你感不便哩。

克律格 這令我連絲毫的印象都不能起。你是個好妄自尊大的人，並不是別的。你是個好擺架子的，並不是別的。好像你自己就是國王似的……

魏漢 在這裏我就是個國王！

克律格 (作大笑狀) 哈哈，哈哈，哈哈！這你可去說嘴去罷，在我的眼中你可算不了甚麼。你只不過是個腦筋簡單的警察區長。你應當先去學習學習，這個警察區長是怎樣當的。

魏漢 先生，你若是不立時給我住了口……

克律格 那麼你大概是還要把我給拘留起來麼？我可不能給你出這個主意。這要與你有點危險哩。

魏 漢 危險？你麼？（向莫太斯）你聽見了麼？（向克律格）縱然令你去同你那一黨子的好人物暗中煽惑運動，你也不能使我離開我的位置。

克律格 我的好上帝！我去暗中煽惑反對你麼？爲你這個我所漠然視之的人物可真不值當的去費這份心。但是你若長此以往仍不改變你的性情，那你可相信我的話罷，你一定要作這樣多的禍害，將使你無容身之地了。

魏 漢 （向莫太斯）莫太斯先生，我們應當顧及這個老頭子的年齡。

克律格 我請求錄口供的審訊。

魏 漢 （翻掀桌上所置之文件）請你寫一張呈子遞上來，我現在沒有工夫。

克律格 （作錯愕狀向其仰視，然後憤然走出，並不作辭。）

魏 漢 （作難以爲情狀片晌）這些人爲這點小事到這裏來就這麼亂鬧——噯——（向窩爾夫太太）你去洗你的衣服去罷——我向你說，我可愛的莫太斯，這份差使真不是容易當的。若是我們不知道，我們是在這裏作的甚麼事，那簡直的可要屢次大失望而

特失望了。所以現在就不得不勇猛直前，堅持到底的了。況且我們這麼出死力的去奮鬥，究竟爲的是甚麼？爲的是國民的最高幸福——

(幕下)

第三幕

佈景

窩爾夫太太住室內清晨將近八時。竈臺上煮沖咖啡之開水。窩爾夫太太坐腳凳上，向一椅之坐面上數錢。如流斯走入，手執一宰割之家兔。

如流斯 你快把這些錢收拾起來罷！

窩爾夫太太 (沈心計算，聞言厲聲叱之) 咳，別這樣的急啦！(沈寂。)

(如流斯將手中所執之死兔擲於一踏凳上，既而伸手抓此，復抓彼，頗形躊躇，最後乃開始從事塗擦皮靴。聞有田獵之號角聲自遠而至。)

如流斯 (作傾聽狀，然後復作驚怖急躁狀) 你還不快把這些錢收拾起來麼？

窩爾夫太太 你不要囉嗦我，如良。你讓那個討厭的莫太斯儘管去吹他的號角去罷。他在那樹林中打獵，不會想到別的，你放心罷！

如流斯 你總得把我們送到波存湖去纔甘心哩！(一)

窩爾夫太太 你不用再胡說亂道的了，女兒來了。

姆得爾黑德 (走入，纔起牀) 早安，媽媽！

窩爾夫太太 你夜間睡得好麼？

姆得爾黑德 你們大概是夜間出去了罷？

窩爾夫太太 誰出去了，你大概是作夢哩——去拿柴火去快着點！

姆得爾黑德 (兩手圍桶爲戲，向門外走去)

窩爾夫太太 這是你從那裏弄來的？

姆得爾黑德 那個商人詔北爾的。(下)

窩爾夫太太 這個人送你東西，不許要他的——這你可來呀，如良！你仔細聽着點！這裏共總是

五十九塊錢啦。渥爾考夫老是這樣的賴皮。終究是少給了一塊錢啦，因爲他曾說過的要給六十塊——我把這些錢都裝在這個布袋裏面，曉得了！現在你拿張鋤，到後面羊

棚中去刨個坑，但是須要擇那木槽下面乾的地方；把這個布袋埋在裏面，你聽明白了！再拿一塊平面的石頭壓在那上面。你快着點，不要耽誤時候了。

如流斯 我想你是要向裴色爾還點賬的呀。

窩爾夫太太 你是不是要作我說給你的話。你不用再給我耽誤時候了，曉得了麼？

如流斯 你不要把我惹煩惱了，惹我煩惱，你可要吃虧。我絕不能讓你把這些錢攔在家中。

窩爾夫太太 那麼要把他弄到那裏去呢？

如流斯 你拿着這些錢，送到裴色爾那裏去罷。你不是說，我們要向他還點賬的麼？

窩爾夫太太 你纔是個糊塗到了極頂的人哩。若是沒有我，這一下子你可是要敗露了。

如流斯 你再大點聲嚷嚷吧。

窩爾夫太太 像你這個樣的糊塗法，還能不叫人家嚷嚷。你不這麼糊塗的說話，我也就不這麼嚷嚷了。我們若是現在把這些錢給裴色爾送去，那你可小心了，我們出點甚麼亂子。

如流斯 那我可說過的！這次的一切事情！我究竟能有甚麼好處，若是把我弄到了牢獄裏去！

窩爾夫太太 那你可有工夫去安靜去了！

如流斯 你總不能再大點聲嚷嚷了吧？

窩爾夫太太 我不能爲這個緣故去買一張別的嘴巴。爲這點子小事你就這麼大驚小怪的：
：簡直的不知道有多麼利害。你只管爲你自己留神去罷，不用來替我操心。你把那把鑰匙已經投入斯普來河中了麼？

如流斯 哪，我還曾到水邊去了麼？

窩爾夫太太 現在你可有工夫給我開步走了罷。必得讓他們從你身傍搜出一把鑰匙來麼？
(如流斯欲走出) 咳，你先等等如良！你把那把鑰匙拿出來交給我罷！

如流斯 你要他作甚麼？

窩爾夫太太 (將鑰匙接過來) 這與你無干，這是我的事情。(將鑰匙置入衣袋內，傾咖啡末入咖啡磨器中，開始旋磨) 現在你給我到羊棚裏去，事情弄完了，再回來喝罷。

如流斯 這是甚麼意思，還不叫我早點知道麼？(如流斯下。婀得爾黑德以裙裹木梢走入。)

窩爾夫太太 你從那裏拿來的這些木頭？

婀得爾黑德 哪，就是新近的那堆木梢啊。

窩爾夫太太 不許你拿那堆新的木梢。

婀得爾黑德 (令裙中木梢盡落於廳臺前之地上) 這礙甚麼事，媽媽，都把他弄走了，纔好哩。

窩爾夫太太 你知道甚麼！你又想起甚麼來了！巴不得你的耳朵根子快乾了吧！(三)

婀得爾黑德 我知道這是從那裏來的！

窩爾夫太太 你說甚麼，女兒？

婀得爾黑德 我說的這些木頭。

窩爾夫太太 哦，你快給我別胡說。這是由拍賣場中買了來的。

婀得爾黑德 (以橋作球戲擲) 不錯，不錯，這纔是實話哩。這是偷了來的。

窩爾夫太太 這是甚麼？

婀得爾黑德 偷了來的。這是克律格的木頭，媽媽，鬱啼奈告訴我說的。

窩爾夫太太（向其腦後很擊一掌）這是給你的答覆。我們不是作賊的。現在你去給我作你學

堂的功課去罷。把你的功課作乾淨了，我告訴你說。待一霎，我還要親自來瞧瞧哩。

媯得爾黑德（下，向側室內走去）我想，我現在可以去跑冰鞋去了。

窩爾夫太太 堅振問答，（三）你大概又完完全全的忘記了吧？

媯得爾黑德 這星期二纔到日子哩。

窩爾夫太太 明天就是星期二。你把那聖經上的格言給我讀讀。我待一會來，你背給我聽。

媯得爾黑德（聞其在側室內之大聲欠伸聲，既而復聞其念云）耶穌謂其弟子曰：誰沒有羹匙，

就得用手指頭吃飯。

（如流斯復入。）

窩爾夫太太 哪，你把事情也作對了麼，如良？

如流斯 若是不如你的意，就請你自己去作去罷。

窩爾夫太太 那還用說！那纔能作得頂好哩。（與如流斯並與自己各滿斟咖啡一盃，置於一木

椅上，麵包及牛油亦一並置於其上。）哪，這裏喝你的咖啡罷！

如流斯（坐下，並切麵包）只要渥爾考夫已經能走開了。

窩爾夫太太 哪，在這樣冰雪融化的天氣中可是能走得了。

如流斯 可不是呢，冰雪融化的天氣！

窩爾夫太太 即使稍爲上點凍，也不至因此就停船不走。現在他在河道中早已走出去一大段了。

如流斯 若是他還在那座大橋邊停泊着呢。

窩爾夫太太 他愛在那裏停泊，就在那裏停泊，與我可不相干。

如流斯 這個渥爾考夫必定要吊到裏頭去，你儘管相信我的話罷，曉得！

窩爾夫太太 這是他的事情，不是我們的事情！

如流斯 那我們都得跟着倒霉。你只用叫他們在渥爾考夫那裏把那件皮衣尋了出來吧。

窩爾夫太太 甚麼皮衣？

如流斯 哪，克律格的皮衣。

窩爾夫太太 你不用胡說八道的了，曉得。你不用在外人的物件上頭燒了你自己的嘴。

如流斯 這實在也關連着我呢。

窩爾夫太太 屎啦，關連着你這與你無干。這是我的事情，不是你的事情。你並不是個男子，你是個老太婆。——這裏有錢，拿着出去罷。你可以到維北那裏喝個燒酒去；或者你可以隨便過個通通快快的星期日去吧。（聞室外有人敲門聲）請進！誰願意進來，儘管請進來罷。

（菲瑟博士攜一五齡之幼童走入。菲瑟年二十七歲，身着獵夫服裝，頭髮烏黑，繞腮鬚亦然；二目深陷，音聲尚屬柔和。惟對於其子，寸步留神，照拂之殷，觀之可感。）

窩爾夫太太 （作欣躍狀）哈呀，菲力普會到我們這裏來瞧瞧我們哪，這可真好，這纔是我們的光彩哩。（將小孩摟至懷中，與其將外衣脫下）你來把大衣脫下來。這屋裏煖和，這裏可凍不着你。

菲瑟（作恐懼狀）窩爾夫太太，這裏有穿堂風。我想，這裏有穿堂風。

窩爾夫太太 誰能生得這麼嬌嫩哪！有一點風總害不了這個小孩子。

菲瑟 不行，不行，可不行。你想甚麼呢！轉眼之間這個孩子就出錯。你運動罷，小菲力普。常常的運動。

菲力普（以肩膀拒絕，並作尖銳之聲）。

菲瑟 是的，小菲力普，你看，你要不運動，你就得要有病了。你只用慢慢的來回走走，就可以了。

菲力普（作啣氣狀）我不。

窩爾夫太太 咳，你快算了罷！

菲瑟 早安，窩爾夫太太！

窩爾夫太太 早安，博士先生，你也來瞧瞧我們麼？

菲瑟 早安，窩爾夫先生！

如流斯 嘉美的早安，菲瑟先生。

窩爾夫太太 哪，我們歡迎你，請你坐下。

菲 瑟 我們不要在這裏待的時候很久了。

窩爾夫太太 哪，我們早晨一起來，就有這麼一位嘉賓光臨，那我們今天可是一個大好的日子哩。（跪在幼童前，向其發問）不是麼，我的孩子，你給我們送幸福來了。

菲力普 （作奮興狀）我在動物園裏了，我在那裏看見了仙鶴，他們用金黃的嘴咬人。

窩爾夫太太 不能，這是沒有的事，你向我們扯謊。（扼其頰，而狂吻之）噯，小子，我吃了你，我吃得你乾乾靜靜的，一點都不剩。菲瑟先生，我們要把這個孩子留下。這是我的孩子。不是麼，你是我的孩子。你母親在家裏作甚麼呢，嗜？

菲力普 他康健，並且叫我替他問候你，並且請你明天一早過去洗衣服去。

窩爾夫太太 哪，你們瞧瞧。一個這樣小的孩子。他已經能辦這樣的事情了。（向菲瑟）哪，你不要少坐一坐麼？

菲 瑟 這個小孩子麻煩我，他要坐坐船，能行麼？

窩爾夫太太 咦，自然能行。斯普來的河面上又沒有結冰。我的女兒可以給你們搖着櫓，到河面上玩一會去。

菲 瑟 這個孩子不肯把我放鬆，一死的要出來坐船。

婀得爾黑德 （出現於側室之門中，以手招菲力普）來，菲力普，我給你好東西瞧。

菲力普 （大聲狂叫，聒聒人耳）

菲 瑟 小菲力普，你聽着，不要啣氣！

婀得爾黑德 哪，你瞧瞧這個美麗的橘子！

菲力普 （作笑逐顏開狀，向婀得爾黑德走近數步）

菲 瑟 哪，你去罷，但是不許胡亂要東西！

婀得爾黑德 來，來，我們倆個吃這個橘子。

（婀得爾黑德向幼童前走近數步，一手執其手，一手將橘子向其眼前舉示；於是二人欣然向側室內走去。）

窩爾夫太太（目送幼童）不行，小子，我必得常常的瞧着你。我不知道爲甚麼緣故，若是我看見這麼個小子……（掇起裙角拭鼻嚏——）那我就覺得好像我得要哭號的了。

菲瑟 你未曾有過這麼個男孩子麼？

窩爾夫太太 哪，固然是有的。但是有甚麼益處啊！沒有人能把他再弄活了。——不錯，你瞧——這就是死生的定數了。（沈寂）

菲瑟 所以我們對於小孩子們不可不十二分的加小心啊。

窩爾夫太太 你只用再加上一番的小心，也不行。——應當來的事情，終究是要來的。（稍遲片晌，搖首）你同莫太斯有了甚麼事情麼？

菲瑟 我麼？沒有甚麼事情。我同他能有了甚麼事情呢？

窩爾夫太太 我只不過是這樣的說罷啦。——

菲瑟 你的女兒今年多大了？

窩爾夫太太 到復活節他就畢業出學堂了。怎麼樣，你要他麼，菲瑟先生？我很願意叫他到你家

中去作活。

菲 瑟 怎麼不要能這樣，可是不錯。

窩爾夫太太 這個女孩子簡直的是個直挺挺的小伙子。他雖還年幼，但是我可以告訴你說，他作起活來，真敢同一切的人比賽。並且你知道麼：這個孩子雖然免不了討氣，惹人生厭，但是他可不笨。他有天才。

菲 瑟 這到是沒有甚麼不可能的。

窩爾夫太太 你不信，你只用教他念一遍——一首詩或隨便一遍甚麼東西。我可以告訴你說，博士先生，你可免不了要吃驚哩。若是你的柏林朋友再來，你就可以把他叫了過去試試看。你家中到是有各樣的詩人常來的。這個孩子可不能怯場，他立時就能開腔。他給你們宣讀起來，纔非常的好聽哩！——（聲勢轉變）現在我要給你出個好主意，你可不要見我的怪。——

菲 瑟 一個好主意，我永不會見怪的。

窩爾夫太太 第一件：你不要把你的東西這樣的胡亂送人啦。沒有人能來感激你。你只是得些不知恩的報答。

菲 瑟 我并未曾將許多的東西去亂送人哪，窩爾夫太太。

窩爾夫太太 哪，是的，我已經知道了。你快別再說話啦，你一說話，就使人家驚異。立時就有人說：這是個民主黨。你說話時，可得時時的很留點心哩。

菲 瑟 這話我應當怎樣理解呀，窩爾夫太太？

窩爾夫太太 思想，我們可以隨便思想。但是說出來的時候，可得要小心了。一個人不知不覺的就會坐監，可不是玩的。

菲 瑟 (面色陡白) 哪，你不要說這宗無意識的話，窩爾夫太太。

窩爾夫太太 不然，不然，我說這話是很鄭重的。——并且你只用小心了那個人罷！

菲 瑟 你說的是那個人？

窩爾夫太太 哪，就是剛纔說的那個。

菲瑟 大概是莫太斯吧？

窩爾夫太太 我可不要說出名姓來。你大概必定是同這個人有了甚麼過節吧？

菲瑟 我已經不同他來往了。

窩爾夫太太 哪，你瞧，我可料到了吧。

菲瑟 這可沒有人能說我不對，窩爾夫太太！

窩爾夫太太 我也不說你不對。

菲瑟 那就更好了，同一個騙子手……同一個人所共知的騙子手相來往。

窩爾夫太太 這也是個騙子手，你可說對了。

菲瑟 他現在搬到那個賣點心的杜蘭氏那裏去了。這個可憐的老婦可以瞧瞧，到那裏去待着去罷。他所有的東西眼看就要屬不着他管了。同一個這樣的人……一個正正經經的囚徒……

窩爾夫太太 這個人常有些摘發人的奸惡的話流露口角……

菲瑟 真的麼？對於我那我可急欲一知。

窩爾夫太太 我想，你是曾說過句甚麼不好的話，對於一個位置高的人物，或者甚麼的。

菲瑟 嚟！甚麼確切的事你不知道？

窩爾夫太太 這個人常同魏漢在一齊。但是你知道麼？我要告訴你。你可以到杜蘭氏那裏去一趟。這個老妖婆已經聞出危險的氣味來了。這個人先頭到老是他說好的，現在他可恨不能將他頭上的毛髮都給吃了。

菲瑟 啊呀甚麼呀，這都是些無意識的話！

窩爾夫太太 咳，你只用到杜蘭那裏去一趟罷，這沒有甚麼害處。他曾向我說了一件事情……那個人要引誘他發偽誓。你一到那裏，就可以全明白了。

菲瑟 我可以去一趟，隨着你的意思。但是這件事情是我終究所漠然視之的，沒有甚麼大關係。這可是有點叫人相信不下去，若是一個這樣聲名狼籍的壞旦……他只用來罷——你，菲力普，菲力普！你在那裏呢？我們現在要走了。

爾得爾黑德之聲音 我們在這裏瞧這樣美麗的像片哩。

菲 瑟 再者你對於這件事情要說點甚麼呢？

窩爾夫太太 對於那件事情啊？

菲 瑟 你還絕未聽說麼？

窩爾夫太太 (作神驚不安狀) 沒有聽說，我告訴你——(作急遽狀) 快着，如良，去罷，到晌午好

再回來。(向菲瑟) 我們今天宰了一隻家兔，你還沒有完麼，如良？

如流斯 哪，你讓我把我的帽子找着啊。

窩爾夫太太 我不能瞧着不管，若是一個人說這樣的糊塗話：今天不來，明天也不晚。我可不能

讓人家這麼推托，立時就得給我挪窩。

菲 瑟 今天夜間克律格的家中失……

窩爾夫太太 你快住了口！別再提這個人的名子，叫我生氣啦！這個人我可是真恨透了他！

把我欺侮的太很了。我們倆家本來是多麼的和睦，但是當着許多的人反道叫我這樣

很的丟起人來了。(向如流斯)哪，這你是走啊，還是不走呢？

如流斯 我就走，你不用着急啦。我祝你早安，菲瑟先生！

菲瑟 早安，窩爾夫先生(如流斯下)。

窩爾夫太太 哪，剛纔說的——

菲瑟 不錯，他那木頭丟的時候，他不是同你打了吵子麼？自那個時候起，他已經後悔多日了。

窩爾夫太太 咳，這個人及後悔！

菲瑟 這我可要向你說，窩爾夫太太。尤其是自從上回那件事情發生之後，他反道回過心來，佩服你起來了。所以我看，最好是你們倆家仍舊和好如初。

窩爾夫太太 那件事情我們倆家本來是可以按着道理私下裏說合說合。但是一直的竟自到警察署裏去——那可不能行了！

菲瑟 這兩個老東西們可實在是吃了虧啦：八天以前纔丟了木頭，今天可道又丟了一件皮

……

窩爾夫太太 這可請你快把這件大新聞說了出來吧。

菲 瑟 他們又來侵犯了他一次。

窩爾夫太太 偷了東西麼？你快不要胡說啦。

菲 瑟 并且這次還是件嶄新的皮貨。

窩爾夫太太 這還了得，你知道麼，我可得要快搬搬家哩。必是有一黨子匪徒在這裏窩藏着呢！
簡直的我們都有性命的危險！嘶！嘶！這樣的人們！簡直的令人都相信不下去！

菲 瑟 這你可想而知是個甚麼樣的哈囉了。（四）

窩爾夫太太 那可是自然要使他们很很的吃一驚哩。

菲 瑟 并且偷了去的實在是一件貴重的物品，我想，是件海狸的皮。

窩爾夫太太 這是不是與水獺相類似的一種物件，菲瑟先生。

菲 瑟 瞎，甚致還真拿着當了獺皮哩。那兩個老東西拿着這件物件還非常的高興哩——這就是要說：我暗中可笑了個痛快。若是這樣的事情被揭穿了，可到是個笑話哩。

窩爾夫太太 你真是個沒有同情的人對於這樣的事情我可不能笑！菲瑟先生！

菲瑟 那麼你相信，我不可憐這個人麼？

窩爾夫太太 到底是些甚麼樣的人偷了他的東西呢？這真是令人莫名其妙。若是有別人偷了你的東西，那——那可不行，一定的要替你去出力，一直的累得倒在地下起不來。

菲瑟 你就不能到各處去探聽探聽麼？我想，這件皮貨必定還在此地呢。

窩爾夫太太 那麼沒有人令你可疑麼？

菲瑟 有這麼個洗衣服的婦人，曾在克律格的家中洗過衣服……

窩爾夫太太 是米來爾氏麼？

菲瑟 他不是有這麼一大家子的人口……？

窩爾夫太太 這個女人到是有一大家子的人口，但是偷盜……可不能拿個一星半點的小東西，到是能有的！

菲瑟 克律格自然是把他給趕走了。

窩爾夫太太 這總得要破案哪，這還了得。這真是有點邪氣。哪，若是我當了警察區長。這個人可是個糊塗人……真真的糊塗。我由我的雞眼中比他那玻璃眼中還要看見的多，你相信我的話罷。

菲瑟 這我可有點相信。

窩爾夫太太 我敢向你誇這個口，若是動起手來：我真能把他屁股底下坐的椅子都能給他偷走。

菲瑟 (立起，笑聲向側室內呼喚) 來呀，菲力普，來，我們現在該走了。再見，窩爾夫太太。

窩爾夫太太 你把衣服穿好，柯得爾黑德，你去給菲瑟先生搖櫓，到河面上玩一會去。

柯得爾黑德 (走來，一手結衣領上末後之鈕扣，一手引菲力普) 我已經齊備了。(向菲力普) 你到這裏來，我把你抱在胳膊上。

菲瑟 (作操心狀幫助小孩穿衣) 把他裹嚴密點。他是最容易有病的。並且水面上也必定有風。

媧得爾黑德 我要先走一步，去準備一隻船去。

窩爾夫太太 現在你的康健怎麼樣了？

菲 瑟 好的多了，自從我在這外邊住着。

媧得爾黑德 (立門中回首呼) 媽媽，克律格先生來了。

窩爾夫太太 誰來了？

媧得爾黑德 克律格先生。

窩爾夫太太 這可是不可能的事！

菲 瑟 他一早就要到你這裏來的。(下)

窩爾夫太太 (向木梢堆上疾瞥一眼，然後決然開始將其收置一傍) 來，女兒，快幫着把這些木

頭收了起來。

媧得爾黑德 爲甚麼緣故呢，媽媽？哦，因爲克律格先生啊。

窩爾夫太太 還能會爲甚麼別的緣故，糊塗的丫頭！難道說就應當叫人家瞧着家裏這麼亂七

八糟的麼？這是星期日早晨的個樣子麼？讓克律格先生說我們點甚麼呀？克律格出現，作熱烈狀，窩爾夫太太向其迎呼）克律格先生，你不要向屋裏瞧。我們家中這樣的亂七八糟。

克律格（急接言）早安！早安！這不算甚麼。你一整星期的出去給人家作活，到了星期日，那裏還能到處都收拾得到啊。你是個愛秩序的女人。你是個可敬的女人。窩爾夫太太，我們倆家前者的事情，我想，我們可以都把他完全的忘了罷。

窩爾夫太太（作被感動狀，時以裙角拭眼）我對於你從來都沒有甚麼。我本來是喜歡當你到那裏去作活的。但是你那天那麼利害——所以我也就憋不住氣了，這已經是發我後悔的了。

克律格 你還來給我們洗衣服吧。你的女兒，鸞啼奈，在那裏呢？

窩爾夫太太 他到郵政局長那裏送青菜去啦。

克律格 這個女孩子你還叫他到那裏去罷。替二十塊錢啦。我現在給他三十塊。我們在傍的

事情上都很滿意他。我們可以把以往的事情都忘了，寬恕了吧。（向其遞手，窩爾夫太太伸手握之。）

窩爾夫太太 這一切本來都可以不必。這個孩子還是個糊塗孩子呢。我們年老的人們都是常和和氣氣的。

克律格 那麼這件事情就算定規了吧。（作急喘狀）——這我可稍爲寬點心了。——那麼你看，我又遇見了這麼件事情。你可要說點甚麼哩？

窩爾夫太太 嚶呀，你知道麼不……我可以不必說了。

克律格 我們又遇上了這麼位封魏漢先生。只會出壞心眼來苦害良善的人民，甚麼事情裏面他不插入他那鼻頭！（六）

窩爾夫太太 只是用着他的地方，可就找不着他了。

克律格 我現在到區裏去報案去。我絕不肯放鬆，必要把這件事情弄了出來，我纔甘心哩。

窩爾夫太太 這件事情真使你坐臥不安，克律格先生。

克律格 并且無論要費多大的事，我的皮衣，我是得一定的要弄回來的，窩爾夫太太。

窩爾夫太太 這個地方可得正正經經的肅清一下子，纔能得安居呢。若不然，簡直的就要把頭上的房頂給偷走了哩。

克律格 這你可想想！十四天的工夫一連失了兩次盜！兩方米打的木梢，如同你那裏那一堆一個樣。（以手撥起木梢一根）這樣好的，價值高的木頭，窩爾夫太太。

窩爾夫太太 這真令人可氣，真得把人都氣成了個楞頭青。這個地方可是窩藏着一黨子甚麼樣的匪徒哩……吓，醜鬼們！這還了得！噯！叫我安靜了吧？

克律格 （作激怒狀，執手中木梢狂舞）即使叫我花一千塊錢啦，我也得把這個賊人追了出來，總叫他們這黨子匪徒脫逃不了監獄的刑罰。

窩爾夫太太 這可是件功德，真實的上帝！

（幕下）

第四幕

佈景

警察區長辦公室之內部。格拉賽拿普坐書記桌案前。窩爾夫太太偕婀得爾黑德坐椅上等候區長。婀得爾黑德膝上置一白布封妥之小包裏。

窩爾夫太太 區長今天又這麼好久不來。

格拉賽拿普 (遞案書寫) 忍耐！忍耐！

窩爾夫太太 哪，若是他今天又這麼晚來，一定對於我們的事情又沒有工夫了。

格拉賽拿普 咳，上帝！你們這點子小事情！我們是有完全別的事情作的。

窩爾夫太太 你們可是也有好的事情作哩。

格拉賽拿普 這成了甚麼聲調。這樣說話可是有點不對。

窩爾夫太太 咳，你快不要發急啦。這個女孩子是克律格打發到這裏來的。

格拉賽拿普 又是爲那件皮衣的事情，不是麼？

窩爾夫太太 也還不差！

格拉賽拿普 這個老東西終究是又鬧起事情來了。這他可得又要冒點火了，他這個羅圈腿的，

討厭的告狀人。

窩爾夫太太 你們只會生悶氣；怎麼不去瞧着，把這件案子給破獲了啊。

米得爾多夫 (出現於門中) 請你到那邊去一趟，格拉賽拿普。區長先生要問你句話。

格拉賽拿普 這又得攔下。(將手中所執之鋼筆棄置案上，走出)

窩爾夫太太 早安，米得爾多夫！

米得爾多夫 早安！

窩爾夫太太 區長在甚麼地方待了這麼好久呢？

米得爾多夫 他成大張的寫公事，窩爾夫太太。是些重要的事情，向你說罷。(作親密狀) 并且你

知道麼？要有亂子臨頭了——甚麼亂子，我還不知道。但是必定有亂子，——這是我知

道得這樣的確的……只要你肯留心，這件事情你必能親身經歷。這可要打霹靂了，並且若是要打霹靂，窩爾夫太太，那麼——就打了霹靂。剛纔已經說了的，我不曉得這些事情。這可都是些新聞。新聞都是這些。並且這件新聞是我不曉得的。這可必得發生點亂子了。照這個樣子下去，可是不行。這個地方不得不肅清一下子了。究竟是要怎樣辦，我可不知道了。以我看起來，原先那位死了的區長，他對於這一位只不過是——個小卒。我還有好多的事情可以向你述說哩。可惜我沒有工夫了。子爵等着我呢。（走出，但在門中復轉身謂窩爾夫太太）要打霹靂，窩爾夫太太，你相信我的話罷。（下）

窩爾夫太太 哪，還怕不是要把他的事情給打燬了。（沈寂）

柯得爾黑德 我應該說甚麼呀？我又忘記了。

窩爾夫太太 你對於克律格說的甚麼？

柯得爾黑德 哪，這是我拾了來的件包裹。

窩爾夫太太 在這裏你也不用說別的。只不過是你可得千萬的要大着膽子，硬着嘴。你向來到

不是不會說話的。

渥爾考夫 (走入) 我祝早安！

窩爾夫太太 (怔愕無言向其凝視，既而向其發言) 這是怎麼說，渥爾考夫，你大概是瘋了吧？你

到這裏來作甚麼呢？

渥爾考夫 哪，我的女人得了個小的……

窩爾夫太太 他得了個甚麼？

渥爾考夫 一個小女孩子。那我就不得不來區裏報告一下子了。

窩爾夫太太 我想，你早就到了運河中去了啊？

渥爾考夫 那我可不反對，窩爾夫太太。若是這全在我一人，那我也早就走了。我本來也是立時

就開船走了的。但是到了那座水閘的時候，可就走不了啦。我沒有法子，只好待着等斯普來河開凍了。我待了兩天兩夜的工夫，一直待到我的女人這麼來了。這一來，哀號也是無用，我必得反回來了。

窩爾夫太太 那麼你的船又靠在那座大橋的傍邊了麼？

渥爾考夫 哪，老是那個原地點。我還能把他靠到甚麼地方去？

窩爾夫太太 這你可得叫我安穩了。

渥爾考夫 咳，他們可別得了甚麼風聲去。

窩爾夫太太 (向柯得爾黑德)去，到鋪子裏買十分錢的線去。

柯得爾黑德 這等我回家去再買吧。

窩爾夫太太 你去罷，不要嘟囔了。

柯得爾黑德 我不是個小孩子了。(下)

窩爾夫太太 (作激忿狀)你在那座水閘邊停了船麼？

渥爾考夫 整整的兩天。我向你說吧。

窩爾夫太太 你可擺起架子來了。你可是個濶大爺——大天白日的你竟穿起皮外衣來了。

渥爾考夫 我穿皮外衣？

窩爾夫太太 是的，穿皮外衣，大天白日的。好讓全地方的人都知道，你有件甚麼樣的好皮衣，不是麼？

渥爾考夫 這是在荒郊無人的地方啊。

窩爾夫太太 離着我們的房子只有十五分鐘的路。我的女兒親眼看見你在那裏坐着。我叫他給菲瑟博士搖櫓，這個人一見你穿着那件皮外衣，立時就動了疑心。

渥爾考夫 這我不知道，這與我無干。（聞有人自外而至。）

窩爾夫太太 普斯得（P.S.），快站到你的地點上頭去，渥爾考夫。

格拉賽拿普（忽然走入，其匆遽之狀頗類區長。昂首向渥爾考夫下問）你有甚麼事情？

魏漢（尚在室外）你要作甚麼，女孩子？你要找我麼？只用到裏頭去罷。（魏漢令婀得爾黑德

前行，已則在後跟隨。）我今天沒有許多的時間啊，不錯，你大概是小窩爾夫吧？哪，快坐下，你那裏拿的甚麼東西？

婀得爾黑德 這個包裹是我……

魏 漢 哪，你先等等……（向渥爾考夫）你有甚麼事情？

渥爾考夫 我要報告一件產生的事情。

魏 漢 那麼是要登記的了。戶籍冊子，格拉賽拿普。這是要說：我要先把這件事情來了結了。
（向窩爾夫太太）你的女兒有甚麼事情？克律格又打了他的嘴巴麼？

窩爾夫太太 不是，他總還不至到了這步田地。

魏 漢 那麼是出了甚麼事情呢？

窩爾夫太太 就是爲這件包裹……

魏 漢 （向格拉賽拿普）莫太斯還未曾來麼？

格拉賽拿普 直到如今還未曾來。

魏 漢 這真令我不解！哪，女孩子，你要作甚麼？

格拉賽拿普 是關於那件皮外衣的盜案事情。

魏 漢 啊，原來如此。這我今天可辦不了啦。誰能一下子都把事情辦得完！（向窩爾夫太太）他

可以明天早晨再到區裏來一趟吧。

窩爾夫太太 他要見你，已經有好幾次了。

魏 漢 那麼明天就作第三次的嘗試吧。

窩爾夫太太 克律格先生老是這麼加緊的催迫他。

魏 漢 這與克律格先生有甚麼相干？

窩爾夫太太 這個孩子曾把這個包裹拿到他那裏去了。

魏 漢 這是一塊甚麼爛布拿來我看看！

窩爾夫太太 這與那件皮外衣的事情有關係。我是要說：這是克律格先生的意見。

魏 漢 這塊爛布裏頭是甚麼東西？

窩爾夫太太 是克律格先生的一件綠色背袂。

魏 漢 這是你拾來的麼？

姆得爾黑德 是我拾來的，區長先生！

魏 漢 這是在那裏拾了來的？

獨得爾黑德 這是我同我的母親到車站上去的時候拾的。我正在那裏這麼走的時候，就……

魏 漢 好啦，不用說啦。（向窩爾夫太太）這件東西你暫且先存一存。明天我們再說吧。

窩爾夫太太 我自然是沒有甚麼不可以……

魏 漢 那麼還有誰不可以的呢？

窩爾夫太太 只是克律格先生追得太緊了。

魏 漢 克律格先生，克律格先生，——我不管他是誰。他簡直的是麻煩我。這樣的事情還能

會一舉手就成功麼？他自己又出的有賞格，公報上已經替他登載了出來，他還用着的

甚麼急呀！

格拉賽拿普 這個人總是覺得我們給他辦得不力。

魏 漢 這是甚麼話：辦得不力？這件案子的事實我們都受理了。他覺得他的洗衣婦可疑，我們

就去給他搜索他的房屋。他還要怎麼樣呢？他總可以無言了吧。那麼剛纔已經說了的，

明天我再從命。

窩爾夫太太 我們到是遲早都一樣，我們也可以再來。

魏 漢 哪，對啦，明天早晨再見吧。

窩爾夫太太 早安！

媯得爾黑德 (鞠躬告辭) 早安！

(窩爾夫太太及媯得爾黑德下)

魏 漢 (翻閱文件，向格拉賽拿普) 這件事情究竟結果如何，我到是很急欲一知的。莫太斯先生也要把證人找來。他說那個賣點心的老妖婆杜蘭氏正當菲瑟極侮辱的樣子說那句話的時候在眼前站着了。這個杜蘭氏有甚麼年紀了，請你告訴我？

格拉賽拿普 總差不多有七十歲了，區長先生。

魏 漢 有點老糊塗了吧，不是麼？

格拉賽拿普 哪，到是大家都這麼說。其實他的腦筋還不這麼紊亂。

魏漢 我可以向你說，格拉賽拿普，這件事情很很的徹底追究一下子，到我心內頂滿意通快的事。這一來，可叫他們這些人們曉得曉得我的利害。皇上聖誕的日期，是那一個不肯來？自然是這個非瑟。這個人我確信是個惡極不馴的人。他的面貌雖然這麼蠢，但是這是狼披羊皮，誰不知道。外面裝得這麼慈祥，好像連個蠅子的腿都不肯扯斷，但是到了時候，你看他們這黨子狗，還怕不把這個大的地方攪得天翻地覆。現在這個地方的地皮可得給他們燒得熱點的了！（二）

莫太斯 （走入）服從的僕人！

魏漢 哪，那麼，事情怎麼樣了？

莫太斯 杜蘭老太太約十一時要到這裏來。

魏漢 這件事情是要惹人注意的。必要有一大陣的反響發生哩。這個魏漢事事都來干涉，實在太張狂了。那麼感謝上帝，幸而這宗情形也是我俱已豫料到的了。我當這份差使，並不是來求自己的愉快的。把我安插到這裏來，不是爲開玩笑的。他們這些人們總是如

此的想：這樣的個區長，這只不過是個高等的巡查。那可請他們去找個別的人來當這個警察區長吧。授與我這個地位的那些高高在上的先生們，他們確確切切的知道，他們是同甚麼人共事。他們是完全了然我的見解的鄭重的。我是拿着我的差事當作神聖的職業的。向檢查廳的報告我已經作好了。若是我今天晌午發這件公事，那麼後天逮捕的命令就可以到了。

莫太斯 但是這一下子我可要爲衆怒之的了。

魏漢 你知道，我的舅父是待從官。我要向他提一提你。哈呀，晴空霹靂！這個菲瑟竟自會來了！這個人有甚麼事呢？他總不至已經開了甚麼風聲去了吧？（問拋門聲，魏漢高呼）進來罷！

菲瑟 （走入，面色灰白，神經激動）早安（無人回答）我要報告一件事情，是與新近那件偷盜的案子有關的。

魏漢 （以銳利之眼光審視）你是若瑟夫菲瑟博士麼？

菲瑟 很對，若瑟夫菲瑟是我的名姓。

魏漢 你要向我報告一件事情麼？

菲瑟 若是你許可，那我就報告。因為我曾窺見一件事情，或許能使我們追尋到那個偷皮外衣的賊盜的蹤跡。

魏漢 (以手指擊桌面，作作異訝狀環顧室內諸人，訕其嬉笑，且作冷淡不關心狀) 那麼你窺見了甚麼樣的重要的事情了呢？

菲瑟 看這個情形，你是有不重視我的報告的意思，那我寧可……

魏漢 (急接言，且作踞傲狀) 你寧可怎樣？

菲瑟 我寧可緘默不言。

魏漢 (默然轉臉，且作似茫然不解狀向莫太斯，既而復改變態度，作不經意狀) 我的時間爲旁的事情所佔，請你簡短着說一說罷。

菲瑟 我的時間也是有一定的，但是我覺得負有來區裏報……

魏漢 (插言) 你覺得負有報告的責任。好。那麼你把你所知道的說了出來罷。

菲瑟 (勉強抑制) 那麼我昨天出去坐船。我坐的是窩爾夫的船。他的女兒坐在船前頭搖槳。

魏漢 這難道也與這件事情絕對的有關係麼？

菲瑟 是的，誠然有關係——據我看起來。

魏漢 (作不耐狀以手指擊桌面) 好好，快着點說罷。

菲瑟 我們坐的船一直搖到水鬧的近處。那個地方停泊着一隻斯普來河上的小船。我們看見那個地方的冰凌都一塊一塊的叉起來了。那隻小船顯然是爲四圍的冰塊所困，走不了啦。

魏漢 嚶，不錯。這更使我們覺不出甚麼趣味來了。這件事情的要點是甚麼呀？

菲瑟 (極力抑制) 我不得不說了，這個樣的……我到這裏來完全是出於我自己的情願，是我情願給貴廳作一件白效力的事情……

格拉賽拿普 (厲聲叱) 區長先生沒有時間。你應當少說廢話。你應當節簡着說。

魏漢（發威）這件事情。這件事情。你到底是耍作甚麼呢？

菲瑟（強抑）我的意思是願意使這件案子得以破獲。並且爲那位克律格老先生的利益起

見我也……

魏漢（作極不耐煩狀開口欠伸，佯作不聞）太陽光耀我的眼，你把百葉窗給我關上。

菲瑟 在那隻小船上有一個年老的船戶——八成是這支小船的主權所有者。

魏漢（仍如前，開口欠伸）不錯，可是很有點八成哩。

菲瑟 這個人穿着一件皮外衣坐在船板上，我自遠處看去，好像是一件癩皮。

魏漢（態度如前）若是我，或許就把他常成了黃鼠狼的皮。

菲瑟 我的船儘力的向近處開了過來，所以窺察的頗爲詳細。這個船戶是一個清苦骯髒的人物，那件皮衣絕對不像是給他作的。況且也還是一件嶄新的……

魏漢（顯然恢復原來之態度）我聽着呢，我聽着呢，——那麼并且向下怎麼樣啊？

菲瑟 向下怎麼樣？向下沒有了！

魏漢（顯然憤激）你是要我作一件報告的呀。你說是有點重要的事情的啊。

菲瑟 我已經把我要說的話說完了。

魏漢 你在這裏給我們述說了一段故事，說是有個船戶穿着件皮外衣。那麼船戶穿皮衣也

是有的啊。這算不了一件甚麼大新奇的事情啊。

菲瑟 對於我的報告你這麼想，也可以，那樣想，也可以在這些情形之下我可是把話說到了頭啦。（走下）

魏漢 你們曾見過這樣的事情麼？這個人還外帶着這麼無底的糊塗哩。一個船戶穿了一件皮衣。難道這個人會陡然的發起瘋來了麼？我自己也是有件獺皮的外衣的。我統不能因此就是個賊吧。——了不得，六十個混旦！這又是甚麼事情？今天大概是絕不能得安靜的了。（向正依門而立之米得爾多夫）現在你無論甚麼人都不叫他們進來。莫太斯先生，請你勞駕，到那邊我的住宅中去罷。我們在那裏能安安靜靜的辦理，無人來打攪。——來了不計其數的次數的這個克律格又來了。這個人好像是被毒蜘蛛螫了的，

簡直的發了瘋了。若是這個老驢再這麼樣麻煩我，就把他給我從門中趕了出去。

(克律格身後爲菲瑟及窩爾夫太太所扞從，出現於大敞之門中)

米得爾多夫 (向克律格) 區長先生沒有工夫見你們，克律格先生。

克律格 哈，甚麼沒有工夫，不見我完全的不管。(向其身後諸人) 儘管前進，前進。我到要瞧瞧。

(克律格在前，一擁而入)

魏 漢 我請你們大家不要這麼亂。你們看，我這裏還辦着公事呢。

克律格 你辦你的公事，我們可以等等。你自然是也得辦我們的事的。

魏 漢 (向莫太斯) 那麼請到那邊我的住宅中去罷，——並且你若看見杜蘭老太太時，可以

告訴他說：我也更喜歡到那邊去問他的話。你自己也看得出來：這裏實在不行。

克律格 (以手指菲瑟) 這裏這位先生也知道點杜蘭太太的事情。并且甚至還可以向你呈遞

一點字據。

莫太斯 服從的僕人，告辭了！(下)

克律格 這個人的告辭是不得不的。

魏 漢 我請你在這裏撇着點你的批評罷。

克律格 這我可以再說一次：這個人是個騙子手！

魏 漢 （故作不聞，向渥爾考夫）那麼甚麼事情？我要先把你打發走，戶籍冊，格拉賽拿普——
你先等等。我要先把這個麻煩去掉了。（向克律格）我要先把你的事情來了結了。

克律格 不錯，這也是我迫切請求的。

魏 漢 這個「迫切」的字樣，我們要完全的取消。那麼你有甚麼請求的事情？

克律格 沒有請求的事情。完全沒有請求的事情。我來，是要求我的正常權利。

魏 漢 這又是個甚麼樣的正常權利？

克律格 我的正當權利，區長先生。我被盜的人應享的權利。地方官廳應當切實的補助我，把被盜的物件給我弄回來。

魏 漢 拒絕了你的補助麼？

克律格 未曾，完全的未曾。這也實在的不能拒絕。但是我瞧得出來：仍是毫未有舉動的！這件事情滿盤的沒有進步。

魏漢 難道說你相信，這是易如反掌的事情麼？

克律格 我甚麼都不相信，區長先生。我要相信，就不再到這裏來了。我還是更有了憑證，纔來的哩。你不辦理我的事情。

魏漢 我現在就可以阻止你再發言。像你這樣的話，叫我再向下聽去，可完全是本區長責任以外的事情。你聽明白了！但是現在你儘管向下說你的罷。

克律格 你絕對不能阻止我再發言。我以普路士國民的資格有種種的權利，并且若是你不令我在這裏發言，還有別的可發言的地方哩。你不辦理我的事情。

魏漢 (外面顯然從容) 那麼就請你證明。

克律格 (以手指窩爾夫太太及其女兒) 這裏，這位女人曾到區裏來了，他的女兒曾在路上檢拾了件東西。他雖然是個貧窮的女人，但是他卻不怕到這裏來的路，區長先生。你已經

拒絕了他一次，所以他今天又來了……

窩爾夫太太 他實在是也沒有工夫，這位區長先生。

魏漢 哎，請你向下……！

克律格 我實在是也還統沒有說完哩。你對於這位女人說了甚麼？你對於他直截了當的說：你現在沒有時間辦這件事情。你連他的女兒的話也未曾問一問。你連一點的情形也不知道；這件事情你全盤毫無所知。

魏漢 我現在請你把你的氣平一平。

克律格 我的氣已經平了，很平了。我的氣太平了，區長先生。我還是個過於氣平的人哩。我若不是個氣平的人，對於這種情形，我就該說點甚麼？這算是那一種的審訊哩？這裏這位先生，菲瑟先生，到區裏來報告他所窺察的一件事情。一個船戶穿着一件獺皮的……

魏漢 (舉手令其住口) 普斯德 (Pats) 你等等！(向渥爾考夫) 你不是個船戶麼？

渥爾考夫 我已經操舟三十年了。

魏漢 你大概是膽小，容易害怕吧？你身上這麼搖動。

渥爾考夫 我是個駭破了膽子的人，聽不得聲音的。

魏漢 斯普來河上的船戶也往往的穿皮衣麼？

渥爾考夫 可不是呢，有許多的船戶都有他們的皮衣。

魏漢 那裏那位先生曾看見個船戶穿着件皮衣在船板上站着。

渥爾考夫 這可沒有甚麼可疑的地方，區長先生。有很多的船戶都有件好皮衣。我自己也還有一件呢。

魏漢 哪，你們可看看，連這個人還有一件皮衣呢。

菲瑟 但是終究不能有懶皮呀。

魏漢 這恐怕是你未曾看得真切的緣故吧。

克律格 甚——？這個人有件懶皮？

渥爾考夫 有好多人，我可以向你說，都有件頂好看的懶皮。爲甚麼不能有呢？有的是富裕的

錢。

魏 漢

（自覺戰勝衆論，異常欣幸，惟外面仍佯作鎮定狀）是麼。（語音輕妙）請你繼續着向下說罷，克律格先生。這是小小的繞這麼個彎子，叫你好明白：這個「觀察」有甚麼樣的價值。——你看，這個人自己也還有件皮衣哩。（復厲聲）我們在夢中也想不到去說：這是他偷了來的。要這麼說，那纔是昏憤愚昧哩。

克律格

甚——我一句也不懂。

魏 漢

那我還得再大點聲說哩。現在因為我正在這裏說話，所以我要乘便再向你說點甚麼。並不是拿我爲官吏的資格，簡直的是拿我作人的資格，如同你一樣的人的資格來向你說，克律格先生。一個正正經經的人不可浪費他的信仰——亂去依賴他人的證據

……

克律格

我的交際，我的交際……？

魏 漢

不錯，你的交際。

克律格 那你可小心了你自己吧。像莫太斯這一類的人，你同他來往，他是被我趕了出去的。

菲 瑟 現在在你的住宅中，等候你的那個人，我會把他逐出門外。

克律格 他曾騙了我的房租。

窩爾夫太太 這個地方沒有被他身前後誑騙的人可是不多，他誑騙人家的「北門」，（二）人家的「馬克」人家的「嚙啦」人家的金幣。

克律格 這個人是有個一定的向人家課稅的統系的。

菲 瑟 （由衣袋內取出字紙一張）這個人爲檢察廳也成熟了。（將字紙置之案上）請你把這張字紙讀一遍。

克律格 這張字紙是杜蘭氏親自劃了押的。他要引誘他發僞誓。

菲 瑟 他叫他說反對我的話。

克律格 （以手執菲瑟）這是一個品行端正的人，這個匪徒成心要把他陷入絕地。你反道還向他遞手，同他勾結。

（魏漢格律克菲瑟格拉賽拿普四人同時發言）

魏漢 這我可不能再忍了。你同這個人有甚麼交涉，與我甚麼相干，並且我也絕不要過問。

（向菲瑟）你把這塊紙片給我拿開。

克律格 （遞相向窩爾夫太太及格拉賽拿普）他是區長先生的朋友。這是他的保護人。一個好

樣的保護人。我們更可以說是一個挾着手鎗的保護人。

菲瑟 （向米得爾多夫）我不該人家的，不欠人家的。我作甚麼，或不作甚麼，是我自己的事情。

我同誰來往，是我自己的事情。我思想甚麼，寫甚麼，是我自己的事情，有甚麼干犯法律的地方。

格拉賽拿普 這個嚷嚷勁，連自己的話都聽不明白了。區長先生，我可否去把憲兵叫了過來？

趕快的跳了過去。米得爾多夫……

魏漢 請你們大家不要這麼亂。（俱不作聲，向菲瑟）你把這塊紙片給我拿開。

菲瑟 （將字紙收起）這塊紙片要到檢查廳。

魏漢 你愛怎麼樣，就怎麼樣去罷。（自椅上立起，由櫃中取出窩爾夫太太所呈交之包裹。）好

叫這件東西有個結束。（向窩爾夫太太）這件東西是你從那裏拾來的？

窩爾夫太太 這不是我拾來的，區長先生。

魏漢 哪，是誰拾來的呢？

窩爾夫太太 我的小女兒。

魏漢 爲甚麼你未曾把他帶來？

窩爾夫太太 他不是曾來了麼，區長先生？我現在也可以趕快去把他再叫過來去。

魏漢 這未免太耽誤工夫了。你的女兒未曾向你述說甚麼麼？

克律格 他倒是說過：這是在上車站的路上拾的。

魏漢 那麼這個賊是上柏林去了。那我們可不容易找了。

克律格 這我絕對不相信，區長先生。菲瑟先生的意見一點不錯。這個包裹是故意的愚弄我們的。

窩爾夫太太 也還不錯，這可是很有點可能。

魏 漢 哪，窩爾夫太太，你平素到不是這麼糊塗的呀。這裏偷了來的東西，到柏林去消贓。我們這裏還未曾知道把東西丟了，那裏把皮衣已經在柏林賣去好久了。

窩爾夫太太 不然，區長先生，這我可沒有法子。我不是完全你的見解。若是這個賊到柏林去了，那我可要知道：他爲甚麼要把這個包裹掉在這裏的路上。

魏 漢 這樣的東西總不能是常常的故意掉的吧。

窩爾夫太太 咳，你只用瞧瞧這個包裹，這都包得這樣整整齊齊的，這件坎肩，這把鑰匙，這塊紙……

克律格 我想，這個賊還在此地哩。

窩爾夫太太 (堅固克律格之意見) 哪，你可瞧啊，克律格先生。

克律格 (意已決) 這我一定的相信。

魏 漢 可惜，我的見解不向這一方面傾向。我的經驗過於的深長了……

克律格 甚麼深長的經驗？！

魏 漢 一定的。我本着我這個多年的經驗知道這宗可能是不成問題的。

窩爾夫太太 哪，哪，不要說錯了話呀，區長先生。

克律格 (援據菲瑟之言) 他不是曾看見一個船戶……

魏 漢 瞎呀，快不要再提這件事情啦。那我得天天出去搜索房屋，身後跟着二十個憲兵及警

察挨門的去翻。

窩爾夫太太 那就請你先從我家裏下手罷，區長先生。

魏 漢 哪，這麼一來，豈不成了笑話了麼？不行，不行，我的先生們，這可不行。這樣我們絕對收不

到甚麼效果。你應當讓我完全自由處理。我已有可疑的人物了，暫且我還要再在暗

中觀察觀察。此地有幾個踪跡不明的人物，我久已就注意他們了。他們早晨一早到柏

林去，背上駝着沈重的大包裹，到晚上就空身回來了。

克律格 販賣青菜的婦女們大概是這樣背着青菜出去的。

魏漢 不僅是販賣青菜的婦女們，克律格先生，你的皮衣恐怕就是這樣離了此地的。

窩爾夫太太 這到是有些可能的。「不可能」是世界上無有的。

魏漢 (向窩爾考夫) 哪，所以是啊。現在你要稟報。

渥爾考夫 一個小女孩，區長先生。

魏漢 (向克律格) 總而言之：我竭力的替你辦，就是了。

克律格 我的皮衣弄不回來，我絕不甘休，區長先生。

魏漢 凡是在我權力之下能作得到的，你放心，我們一定的都儘力去替你答。窩爾夫太太也

可以隨處留神探聽着點。

窩爾夫太太 這樣的事情我可不在行。但是這件案子再破不了，可了不得了，了不得了，那裏還能有安寧的日子哩！

克律格 你的話很對，窩爾夫太太，很對。(向魏漢) 請你把這個小包裏仔細瞧瞧。這張字條上有筆跡，這是能使我们破案的點把握。并且後天早晨，區長先生，我還要再來聽聽消息哩，

早安(下)。

菲瑟 早安(下)。

魏漢 (向渥爾考夫)你是多大年紀?早安,早安!這兩個東西的高頭太有點不清楚了。(向渥

爾考夫)你的姓名?

渥爾考夫 奧古斯德非力普渥爾考夫。

魏漢 (向米得爾多夫)你到那邊我的住宅中去一趟。那位著作家莫太斯還在那裏坐着等候呢。你告訴他說:我很抱歉,我今天早晨還有別的事情作哩。

米得爾多夫 那麼不叫他等候了麼?

魏漢 (厲聲)不叫他等候了!不用了!

(米得爾多夫下)。

魏漢 (向窩爾夫太太)你認識著作家莫太斯麼?

窩爾夫太太 在這宗事情之中,你知道,我到是不如不說的好。那我可沒有許多的好話說給你

聽。

魏 漢 (反譏)但是對於菲瑟可就有更多的好話了。

窩爾夫太太 這也實在不是個壞人。

魏 漢 你大概是要慎言,不肯亂說人家的是非吧?

窩爾夫太太 不是的,你知道,我不會慎言。我是個直徇隴衛,區長先生。若是我的心口不這麼直率,那我早就發了財了。

魏 漢 這你在我這裏可未曾吃了甚麼虧。

窩爾夫太太 在你的地方這可吃不了虧,可吃不了甚麼虧,區長先生。你是個肚量大的人,能受得着一句半句的直爽話。在你的跟前可用不着掩掩遮遮的說話。

魏 漢 那麼減短着說!菲瑟,這是一個正經人。

窩爾夫太太 他是個正經人,我也是個正經人,不會扯謊的。

魏 漢 哪,你可想着點你今天說的話。

窩爾夫太太 你也想着點我說的話罷。

魏 漢 好，我們到要看看，誰把話說對了。（作伸手直腰之欠伸狀自椅上起立，復舉步以舒二

股之疲麻。向渥爾考夫）這是我們勤謹的洗衣服的女人。他想世上的人都是同他一樣的。向（窩爾夫太太）然而可惜世上卻不盡是這樣。你是從外面去觀察世人。我們爲官吏的眼光可就又深一點了。（向前行數步，立窩爾夫太太身前，以手置其肩背上。）並且這雖是實話，若是我在此地說：窩爾夫太太是個正經人，但是我敢同樣的斷定：你的菲瑟博士，我們方纔說了他這半天，這纔是個非常的好險人物哩！

窩爾夫太太（漠然搖首）這我可不知道……

（幕下）

註釋

表題頁

- (一) 封。爲 von 之譯音，乃貴族姓前特有之標識。
- (二) 如流斯窩爾夫。如流斯係名，窩爾夫係姓，歐俗例以名冠姓，適與我國相反。
- (三) 七年問題之時代。此係德國會當畢斯默 (Bismarck) 執政時對於四十萬二千常備軍七年經費之承認問題。此問題直至一千八百七十四年以國民自由黨 (National liberale) 與政府之同意，始得通過於國會。

第一幕

- (一) 龍旗兵 (Dragoner)。係德國軍隊中手執龍旗之一種輕騎隊。
- (二) 嚙啦。係 Taler 之譯音，爲一千九百零七年德國所廢除之一種貨幣名，約值我國銀幣一元五毛。

(三) 你很很的拿着腦袋向牆裏邊撞罷！(Renn du bloss mit'n Kopp durch de Wandel)
係德文成語，意謂執拗不悟，頗與我國「一頭撞南牆」之諺語相切合。意譯當云：你只用給我很很的執拗罷！

(四) 馬克 (Mark) 德國銀質國幣名，約合我國銀幣五毛。

(五) 你瞧，我不好好的給他這個賴皮點起支蠟燭來！(Dem Balge will ich a Talglicht n'fstecken) 歐人以光喻智慧，點蠟燭，即「開導啟迪」之意，故此句意譯當云：你瞧，我不好的教訓他這個賴皮一頓！

(六) 普斯得。係 Paul 之譯音，為歐人叱人安靜，勿叫囂，或警戒之意。意譯當云：別作聲！或小心了！

(七) 如良。係 Julian 之譯音，為如流斯 (Julius) 之別稱。

(八) 第一層的潤樓。此為歐美城市中居住之情形。歐美城市中人稠地狹，故皆建築高樓分層出租。其與地面相接近之最下層名為「底層 (Parterre, Erdgeschoss)」其上為「高底

層 (Hochparterre) 再上爲第一層 (I. Stock) 第二層 (II. Stock) 第三層 (III. Stock) 等等。全樓之中，底層及最高一層，一則過底，一則過高，均所不便，故其租價頗低，爲窮苦人家所居。其第一層及高底層，則爲上下最便，最適中之層次，故租價往往極昂，非濶人物不能居住，故此層亦名「濶層」(Bel étage) 因此在歐美如云：某某居第一層樓或高底層，則其爲濶人物，從可知矣。

(九) 逮奴擠阿忒。係 Tenutiat 之譯音，爲拉丁文 Denunziant 之訛讀，卽「密探」或「揭發人」或「報告人」之意。

(十) 米諾 係 Mino 之譯音，犬名。

(十一) 房頂上的兔子。 (Dachhase) 喻貓。

(十二) 偷獵野獸。德國草木山林以及其中之飛禽野獸，皆有一定主權及管理所依歸之人，不許任人自由獵取，違者皆課以重罪。奈有專以偷獵野獸爲生活之流氓，人皆以 Wild-dieb (偷獵賊) 呼之。

(十三)磨啊畢歹。係 *Mohit* 之譯音，爲德都柏林之市區名，乃監獄所在地。

(十四)鐵鎖及鐵門。指「監獄」言。

(十五)大概又是想叫我還到那樹林的後角去走一趟了吧？意指指偷伐林木，以作燒柴。

(十六)三次入口袋，三次出口袋。(dreimal in a Sack un wieder raus) 德文成語，爲自中

古時代所沿習而來者。蓋歐洲中古時代武士角力，勝者往往將負者置入口袋中以示侮辱；因而相率謂以膂力或智力勝人者曰：置某人於口袋中 (in den Sack stecken) 此

處卽係窩爾夫太太以智力過人自詡之意，故意譯當云：我一人能任意的操縱你們大家。

(十七)克羅格。係 *Croge* 之譯音，乃一種含有酒精之飲料；飲之，可祛風寒。惟飲時須以熱水沖和，故下句云：我正還有點熱水哩。

第二幕

(一)服從的僕人。(gehorsamer Diener) 爲德國從前下級官吏見長官時表示傾心服從之自謙詞。

(二)給他加上點繩！(Dem woll'n wir mal bisschen Kandare anlegen)德文成語，有加以抑制，使其不得妄動之意。意譯當云：既是他，可得叫他知道點利害，不能由着他愛怎麼樣，就怎樣！

(三)彌額爾紀念節。(Michaeli, Michaelifest)爲歐洲舊教之紀念節，在西歷九月。

(四)「普勞瓦忒」學者。係(Privatgelehrter)之譯音，爲「普利瓦忒」學者(Privatgelehrter)之訛讀，乃「閒居學者」之意。

(五)波棉的山。(böhmische Berge)亦云：波棉的村落(böhmische Dörfer)係德文成語。波棉爲Böhmen之譯音，乃歐洲此次大戰前歸併奧匈帝國之國名。當歐洲三十年戰爭之時代，此地之山林村落爲當時所稱道者過多，人皆不能曉然；因而相沿謂難解不知之事物曰：波棉之山或波棉之村落。故此處意譯當云：這自然又是你所不知道的了。

(六)克來啼及伯啼哩。係Kreti und Petri或Krethi und Plethi之譯音，爲下流社會之人名，出於耶教經典；今則借用爲亂雜人等之意，猶我國之云：張三李四。此處意譯當云：各

式各樣的些雜亂人等，或各式各樣的些下流人民。

(七) 哪，不錯，大概總免不了也有個螺絲活動了。(Na ja, da mag jawohl 'ne Schraube los

sein) 德文成語有不鞏固，不康健之意。意譯當云：哪，不錯，大概總免不了也有點小毛病。

(八) 現在可是打起十三鐘點來了。(Nanu, Thr Leute, nu schlägts aber dreiz'n.) 德文成

語，指時計言。時計以十二時爲度；十三，則過度矣。故「打十三點」借用爲「過度」之意。意譯當云：哪，你們這些人們，這可是實在是有點太過了。

第三幕

(一) 波存湖。係 Plötzensee 之譯音，爲柏林郊外之鎮市名，有監獄。

(二) 巴不得你的耳朵根子快乾了吧！(Wer du man erscht trocken hinter a Ohren!) 德

文成語，卽我國俗語「胎毛未乾」之意。

(三) 堅振問答 (Konfirmanten unterricht) 係耶教中之一種教典名。耶教規例：凡入教者均須先受洗禮 (Taufe)；洗禮之後，尚有所謂堅振之儀式者，蓋取堅固信心，振發虔誠之意。

惟欲受此堅振之儀式者，須先熟讀堅振問答之教典，然後方得領受。而歐洲各國小學校中亦兼以此書教授兒童焉。

(四)哈囉。係 Hallo 之譯音，爲歐人於愕異或鼓舞時之高呼聲。此處借用爲「怪事」之意。

(五)玻璃眼。(Glasse)指眼鏡言。

(六)甚麼事情裏面他不插入他那鼻頭！(In Wasteckt der Mann seine Nase nicht alles)德文成語，「干涉」之意，猶我國諺語之「插腿」。

第四幕

(一)現在這個地方的地皮可得給他們燒得熱點的了！(Der Boden soll ihnen noch hier etwas heiss werden)德文成語，令其不能立足於此地之意。意譯當云：現在可不能再收收拾他們一下子了！

(二)北門。係 Behms 之譯音，爲 Böhm 之訛讀，乃德國什來沁省往昔之一種副幣名，其價值約一噠啦 (Taler) 三十分之一。

